於于集 二

於于集卷之三目錄

序

上尊號啓辭序

送戶部尚書李聖徵廷龜奏請天朝詩序

送崔汝以天健赴畱守于開城序

柳書狀渶別章帖序

送南原府使高用厚詩序

贈南善初復始序

送寧邊判官南斗瞻詩序

奉別謝恩奏請使李月沙四赴燕山詩序

別冬至副使睦湯卿 大欽 詩序
送鳳山郡守李綏之 綏祿 歌序
送李侯 惟弘 之永川序
送光州牧使李養源 慶涵 絶句序
送成川假仙洪兄之任序
愛直送趙遂初 存性 賀冬至于燕京序
送襄陽使君權雲卿 縉 序
送具子和令公 丹 義州府序
送江原方伯申 湜 序
送表兄洪師古 遵 赴順天任所序

送柳老泉 澗 朝天詩序
贈李聖徵 廷龜 令公赴京序
送崔簡易之杆城郡詩序
送洪牧李潤卿 晬光 序
送朴說之 東說 赴京序
送斗峯李眷吾驪城君 志完 赴京序
送東萊府使趙遂初 存性 詩序
送冬至使尹僉知 存中 敬立序
送聖節使書狀金 大德 序
平安評事鄭 斗源 西征送別詩序

送冬至使俞景休 大禎 序
送申佐郎 先立 赴京序
送宣生 時麟 南歸序
送冬至使李 昌庭 序
送咸鏡監司張好古 晩 詩序
送 洸 任遊洪州序
送湖西李觀察使稱念湖中親舊序
送宋德甫 駬 赴淸州牧詩序
送尹靜春 暉 海州詩序

於于集卷之三目錄

於于集卷之三

序

上尊號啓辭序 甲辰

萬曆三十二年羣臣上尊號我 殿下謙冲退遜拒之固甚羣臣伏閤籲懇月餘日 殿下迫於羣情勉從焉時都承旨朴承宗左承旨李效元右承旨柳夢寅左副承旨尹壽民右副承旨姜籤同副承旨洪湜會承政院承宗謂諸僚曰吾儕載 聖明忝近密千古罕聞之慶於身親見之聖德在汗靑者後世則固傳誦之生一時見盛事不可不闡揚休懿恒接之耳目今有羣臣啓辭及 殿下批旨俱

在院藏可輯為一帙以便其覽廣其傳咸曰可於是令楷寫者寫諸冊帙旣成屬夢寅序其右夢寅讓不獲爲之言曰在昔十九年日本賊酋平秀吉通書于我國曰我父母誕我夢日入懷天子之象也我將一超大明國願假道貴國不然者且以兵戈從事是時我國昇平二百載人徒知禮讓忠孝垂白之耆不目兵革日本處絕島蓄射天之計陰養戰士數十年人莫之知一朝先事語難以刼我非虛喝也其勢應之則免忤之則禍雖尺奚亦明揣矣我殿下執大義不怵禍乃聚羣臣於庭曰惟我國世世畢貢職秉忠義令力抗此賊雖不勝抵喪亡義不自絕君臣之義

以獲罪倫紀乃嚴其辭峻斥之越明年壬辰日本果悉衆
數十萬舳艫連海壓我境其銃鋒豗突出遽卒不可敵不
旬日賊近京師　殿下又量我國力綿不可守不可戰乃
下教曰吾寧歸死吾君之側遂去而之平壤之義州盖顛
沛蒼黃不忘君父者義也當此時也賊據漢京八路阻兵
朝鮮一脉獨義州黑子地而軒天揭地之忠能感　聖天
子之心故　聖天子亟命提督將軍李如松出師征之越
明年春鏖平壤賊一舉收三京是年冬　大駕還京師然
而賊衆尚聚釜山猶卧虎在庭起伏不可常　殿下以懸
磬國儲能應八年軍需接天將天兵無貴賤舉得歡心故

爭赴雖趨敵投湯火不旋踵逮丁酉年賊再動去京不百里勢迫遽猶夫壬辰沈惟敬誘蕭應宮以和事逼　殿下猶死守却其議雖在禍切床膚終守正彌堅不以死生小撓故卒之經理楊鎬經理萬世德都統東征事督諸將進攻麻貴劉綎董一元陳璘等分四路濟十萬師發十三道軍食陸海齊至使鯨鯢遁藏黎庶按堵孰使之然哉竊念我國　天朝一屬國也海外僻處不比關内諸侯能致聖天子恩萬古無前者何也　殿下平昔事大盡血誠已有年紀　聖天子明見萬里深知　殿下忠義絕古今雖巧舌如丁應泰亦不得售其計其拯濟之極天下財力有

不恡也向使秀吉見我國自伐而伐之則　聖天子必不
哀之　聖天子雖或哀之天下人心何可一也乃今　殿
下斥絶秀吉者以忠義故秀吉毒我邦以　殿下守忠義
旣以忠義被禍宜以忠義見助　聖天子憐　殿下忠義
諸天將感　殿下忠義天下之兵服　殿下忠義人心所
在天道應之天下順之　祖宗之靈祐之所以有今日也
大抵天能天地能地人能人國能國以有君臣大義也
殿下不以千乘易一大義自甘顚隮不負所事其一隅播
越榮也非辱也而況　殿下聰明神武迥出百王將將之
才能料敵千里故毎畫一奇運一略則羣臣曰可諸將曰

可咸拱手仰成而已于帷幄于戰陣畫筭皆出 聖裁暗與韜鈐中恢復之功圭撮皆 聖力也然則 殿下之德之功巍々蕩々有不可指名然而古人曰天地至大而天地名則今日之進號不幾於名天地乎古者人文不備呼其君有曰汝曰爾曰而不以爲不敬至中古始稱陛下雖謙恭之主不得辭焉古者號其君爲王至中古始稱皇帝雖明哲之辟不得辭焉古者未有年號至後世表號以紀年歷代賢君誼辟俱因之不去焉矧乎人君之有大功德卓絕古今臣子揭美號以煥耀之敬之至也是故曰堯曰舜一字義盡而放勳重華猶有加稱加稱何有於堯舜顧

乃加之臣之道也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非益謨舜也舜之德即然也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非周公私文王也文王之德即然也嗚呼歷觀前古進大號於時君者或因祥瑞或因功業或因一時政治以褒揚其美俱不足齒牙至於君臣大義橫絕宇宙以矜式萬代者其孰髣髴於我　殿下乎然則　殿下之德之功忠　君上光　祖宗德生民復疆土再造東方赫赫照天下羣臣上嘉號顯當時示後世臣子敬君之懇則然其在　聖明何加焉何與焉今此書出慕之者爭傳寫之有力者鋟梓而壽之不獨大布一時其將傳永久不朽則天下後世為

人臣效忠者勸天下後世亂臣賊子懼也夫

送戶部尙書李聖徵廷龜奏請天朝詩序

竊觀吾東方處天地間如太倉一稊米夫有欻生起滅於稊米中者得一名一宦稍加於人輒於于自大天下之人孰從而知之是以東方人有奇言異辭自書而自傳之雖其古可比於鼎鐘盤彝而不克與中國之膚言末學齒率泯亡歸於虛牝其亦哀矣哉今我尙書公生東方學於東方雖官崇名茂一國奉而尊之乎天下之人其孰知之適不幸遭時多艱中國之士靡遠邇輻輳于玆公於是時也大其言揚其聞天下之人則目泰山而耳驚霆公之名旣

播于夷夏孰不飫觀而熟聞之玆者 國有慶誕舉縟儀而
冕服之禮尚缺朝廷揀大臣付奏請之命則公爲之首夫
一介使爲任非鉅而起廟堂赤舄暴露萬里者何我國之
使緜屬中國之路歲三四輩其間豈盡無巍文弘藻不媿
于古者而中國之人莫之重獨於公也奇之異之慕之若
卷中之人有素朝廷之重使事舍我公奚求哉吾知公之
之中國也中國之人曾經我將士者曰某地有碑子之文
也某軍有檄子之文也遼廣按撫曰某年之呈子之文也
六部諸宮曰某事某事之洛子之文也通政司各衙門曰
某題本某表箋皆子之文也至於天下儒士多蓄詩文者

曰某詩某句傳詠中國者非子之所製耶軺車所略環堵觀公曰東方太學士李公來壼漿以御之者蹄軸交於路矣公試諦察之今之中國之文亦有可比於鼎鐘盤盂之古耶中國之士如欲觀東方之國風公報之以何辭然則公之往也不可以無贈其詩曰

浮雲一決太陽昭雨露均霑荷　聖朝廟號鼎新虧禮服使華齊發戒征軺烏蠻終歲凋雙鬢絲錦乘春下九霄文字誤身全類我半生三渡玉河橋

送崔汝以天健赴留守于開城序

開城缺留守朝廷用崔子以補可以賀也開城界于西天

將天兵及我行官所路崔子勞不可以賀也崔子雖勞崔子年尚少開城地力裕治不難實可賀也雖然崔子在朝廷冠弁烏府提維綱爲銓局貳長擢斥臧慝亞度支使國計贍令外而一府不可賀明矣而我國三京開城一也昔周公營洛成王畀召公曰命公後卽今留守也我 聖上洛視開城召公視崔子崔子之不可賀而誰賀吁崔子在內亡實外歎在外亡喜內怨得者榮失者悴迎者歡送者戚崔子之開城不可賀而亦可賀可賀而亦不可賀也君子曰崔子孝子也有老親在堂今奉於開城將以雄都盡其孝雖都三公摠百揆將不可一日換崔子之孝臬不可

以不賀也

柳書狀別章帖序

國事非家事君恩不可私一國所罕有一路得之天下所共慕一家專之則榮孰甚焉歲己酉熊詔使來錫吊祭吾表兄洪遵氏充承旨到定州起居詔使吾姊子洪樞密瑞鳳授延慰使至義州享遼東都司劉詔使來錫冊名吾侄校理潚以從事隨儐相皆一時望選世多榮之今潚之弟渼復膺千秋書狀之命朝京師余又差聖節兼謝恩使儁旬日繼踵以行朝廷重事大關西之敬使价甚方伯其榮亦已極矣而是時吾兄氏適專月城候兩詔使于蔥秀館

二子潚渶榮之焉吾姊氏以龜山大夫人受百里之養子瑞鳳榮之焉是則我國之榮得之一路而私之一家者也又況吾與汝復越我境而相繼入上國上國之人知之者必皆榮之今又 聖節表文乃吾手自製而謝恩箋文乃吾月城兄之甥柳司諫慶宗所製是豈徒天下之人知之者所榮雖使 聖天子知之其不以爲榮也乎哉吁國豈無人矣向非吾一家人其何以責國事乎然而一去一來無非天也雖辱猶盡責況有以榮之乎渶乎勉之哉渶到義州諸別章帖既成請余題其首

送南原府使高用厚詩序

吾聞虎之兒能食牛驥之子能超母羊之乳也跪其足知敬也烏之㝅也反其哺知養也鷺不日浴而如雪鴉不日黔而如黍其族然也冰生水寒於水青出藍青於藍毋忝所生也是故良弓之子為箕良冶之子為裘其父析薪其子負荷其父肯堂其子肯搆反乎是者逆天理也今龍城太守壽峰先生之胤也先生死於忠太守報以孝報之之道立揚為先早占魁科騫騰華省推榮厥親宜莫尚茲而今也辭文舘而綰墨綬去書堂而帶銅符其故何哉昔壬辰之亂先生舉義旅將死於敵太守時年不滿十攀號把鞚臨歧永訣先生把一槖書手帶其腰曰吾及爾兄當死

於國童子何知歸養乃母暨爾長成刋我遺稿俾傳于世
吾歿不朽矣爾其勉之太守佩服遺教言猶在耳頃當龍
城之鈌正余在銓之日足數及門求之以悃誠以刋梓舉
嬴非私家可克故也太守之私情雖懇朝廷之倚毗方隆
主銓者先公後私固其所也第念余亦嘗從事斯文妄意
壽其傳裒聚平生亂藁大如斗者五十卷若使後世復有
揚子雲余之歿曰乃瞑矣今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其大
盈握其光照乘鋤以擲之糞壤同歸則之二寶者不亦辱
乎剪紙爲錢束蒭爲狗巾以覆之篋以藏之薦之神祠薰
以香火則之二物者不亦榮乎今夫鞋工爲鞋技之賤也

青皮爲緑紫絲爲組花其口粉其底取直於市猶希十倍文者何物出自性情周情孔思傳語經旨橫絕百代覆冒天下爲此技者豈嶄浪拋於虛牝敝其為文章也鉤肝擢腎煎焦腸肺早夜辛勤積軒而累牘一朝溘然長辭屬之于其子孫爲子孫者如使繡之梓印之方冊傳之通邑大都流入中國布之於天下萬世則雖曰死其惟壽乎茍昧於此慳其小費任其磨滅終歸之鼠壤則雖縮荆山之茅以降神炊江南之稻以侑食挹鬱鬯之酒以灌地煑肥牛之腱以羹其鉶切銀鱗之魚以膾其豆八佾之舞六英之樂以享之瑰如有知其肯顧之今觀太守眞先生之子也

父樹不顧之節子立不匱之行既已世濟其美復使秉銓者撑其輕重而聽其去就以成其不朽之傳賢哉太守比之虎鳴震百獸豈但食牛比之馬日弃千里豈但超毋蹏足之敬由乎天反哺之誠出於中不愧其族不忝所生不廢箕裘不替負荷與堂搆而能順天理之正太守之孝其有孚於先生之忠矣乎若令刋梓功訖志願已畢而復使太守局亡於百里是主銓者之罪也太守勉之哉太守之行也適憂採薪追叙其本末仍和其韻

贈南善初 復如 序

余自京師來散居湖右百濟墟東時京師人南君善初由

茂朱宰來亦散居百濟墟東自在京師頗相識適今客于玆居同散亦同日相徃來異日把酒慰余言曰昔公之遊世間也跨龍元陟烏府歷薇垣侍春坊陛玉堂以顯敭清時入則紆朱綰青趨奔玉陛下邇　至尊之清光出則御堅良䭾徒隷呼唱所略列署候風而奔走榮莫尚焉然而榮之所在勞亦隨之宮鐘鳴而起郭門閉而息促匚逾十年其亦病矣今來而客玆土蓬門茅宇濵于寂寞農夫漁父以之為伍雖無以寓心事娛視聽然猶踏壁而卧散髮而坐以竟日亦逸矣夫余曰吁否匚子徒知勞世間逸物外而弗知物外之勞之甚有浮於世間之勞也何者向余

在京師公私事日接于身心者何嘗千百計哉但世人欲其勞者衆余不得久其有也今其散也事物之接于身心者視前日百千之而余獨專焉盖閒而不閒静而不静無事而有事無爲而有爲彼山之青江之碧雲之舒卷月之盈虧紛然萬象盡態呈巧而目勞焉鴻吟鶴唳木觸石風入松牧竪之笛樵童之謳前唱後喁而耳勞焉於水把漁竿於山扶藜杖擷野芳攬汀芷捨酒觴則拈詩筆而手勞焉躡芒鞋躪屐尋梅訪竹陟降嶺岏坎坷而足勞焉清泠者蕭爽者光明者幽者静者扶輿磅礴者爽納于中其隙則入黃卷中追孔孟邀顏曾泝回歷代若目其人耳其語

了亡焉不遺其毫髮而心神勞焉往者與世事接奔忙迫遽日月甚促一夢未圓忽覺半生已過自散來毋更一日之長如兩日焉若使余活八十年是活一百六十年也使夫物外之物日眩於目聒於耳胼於手繭於足騷於心神以終吾一百六十年則其於前日紆朱綰青堅良徒隷促亡於十年者果孰逸孰勞乎嗚呼人於世間客也其假榮一世竊亡以自多曾不若余客乎玆假他鄉物色以自娛彼百濟四百年之業只成一塲遺墟況吾生過半吾茅舍只數間其能把玩於幾時乎吾子亦京師入散而客亦能幾時其在玆也日相往來以分我今日之勞何如耶

送寧邊判官南斗瞻詩序

昔有唐子者短陳駢子於齊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歸薛孟嘗君以車迎之厚遇之問之曰夫子亦有思於齊否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非短子者耶曰是也曰子何爲思之曰臣之處於齊糲粱之飯藜藿之羹冬日病凍夏日傷暑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粢服輕暖乘牢良臣故思之今南子捷大科未登朝繇湖南小邑轉而適關西站亡佐元戎幕是當時之待南子猶齊之以糲粱藜藿病凍傷暑待駢子者也然而南子黽勉赴關西猶樂地不戚亡干容何也得無有見德如唐子者耶

何以知其然耶僕亦於斯折臂而成醫者始僕登甲科之翼年見擠朝議出佐關東幕自此果有人以車迎之經栢府入薇垣盛之玉堂陟之於金玉之班是無他由唐子短之也僕故思之不能忘今若復遇唐子其於台幾矣今吾又安知他日不復有如孟嘗君者以車迎南子使之縱步於栢府薇垣玉堂達於台厭蒭豢輕暖牢良而德今日之短已者而思之如唐子也歟然則將孰思之其不在今日之使子爲寧邊者乎子姑好去思而德之可也思而欲報之是非君子之腸其不媿於駢子乎

吾顚末冠交先子早達誰知竟促忙莊老盆歌惠子弔嗣

宗途哭阿咸傷夢驚被髪哀隣火掖挾長翰醉御觴龍䕶
元來人不管好將菌鼎慰萱堂

奉别謝恩奏請使李月沙 廷龜 四赴燕山詩序

天下之事奚是奚非奚順奚逆奚同奚異奚正奚邪奚起奚廢奚張奚歛奚死奚生又其所以使之者奚是其是則非之殊乎是也不須别順其順則逆之背乎順也不須發正者自正無與乎邪則邪正不須分同者自同無與乎異則同異不須問起者廢者張者歛者生者死者自起自廢自張自歛自生自死則似無與於我而亦莫非所自爲也皆不須貳而論之也惟其可爲也而爲之不可為也而不

爲之治在我者而已吾於天下事何哉吾不知聖徵相國奚爲然而退奚爲然而進又奚爲然而使中國又所謂辨誣者何事耶向年使中國車輩才脱不數載而又獨賢焉何哉余欲有以言之而俄而忘其言遂爲之詩

幼年文字少陳思笑殺時賢好作師從此世間多側目可能朝著暫揚眉山林豹隱修倫紀甌墨鯫生竊覬覦白首田車知太晚至今雲路轉嶔崎

榮華磨滅有誰知黄卷遺聲子若台金石辭鐫君不讓焉揚藩遂我何窺切加慥慥千篇累事在寥匚萬世遲入世勛名今略盡一時濡滯兩何悲

無黨無偏吾道公仲尼南北又西東君親之外義雖重正
直爲心神可通藜莧撑腸幼壯老詩書衛座始衷終軺軒
金帶俱踰分頭白江湖一釣翁
憶曾書幄選儒臣文墨微才踵後塵幾度東朝趍殿陛半
年西塞逐蹄輪蒼顏俱作清時散玄鬢難囬妙歳春誰識
兩翁霜後節相看不媿古之人
前年三渡玉河橋此日何堪倦使軺衰後可知筋力少病
中方覺道途遥親賓攀袂淚沾軾老婦出門魂欲消良苦
辨誣偏惱子文章誰勸動天朝

別冬至副使睦溯卿 大欽 詩序

夫行者必有餞〻之以酒不酒則以詩文斯皆腆贐以道意敦交情也睦君將朝燕苟當時重其行者或以酒或以詩文蓋中國盛文章我國效之思較高下睦君不鄙余求別辭意有在也今茲餞者以酒請喩以酒余觀世好酒者始飲甘中飲旨及其病也飲極烈而不知苦近世中國之文懐麓嗜黎甘空同嗜三亥至弇州嗜再燒苦劑猶嗜〻不安於膏故文章病極而後工余生平工文章幼尚易壯尚簡老尚艱深抵今病於文極矣曷足塞盛望乎然而向者中國人少我東不侈我諸作洎余觀上國光夕留題客舍厰後聞紗籠懸板自余始余亦不自知余之文章再燒

乎三亥乎麥甘乎又未知中國亦有嗜歠醨哺糟者乎若然則睦君之索余之贈俱不愧中國矣余素不能酒於其餞也不以酒而以詩文

三千燕路往來三一萬八千吾備堪胡髮盡從車上變酸寒偏向客中諳幽烏蠻舘莫言苦出喀達門知味甘焉得青驄白衛去縱觀山水入江南

送鳳山郡守李綏之綏祿歌序

二十年前余與綏之俱家南山下始相善日與會讌於成君則優之碧齋當時則優方壯余年未三十綏之弱冠面如玉顱無鬚髯余與則優愛之甚目之曰李少年綏之性醇

懿能文章博識强記士望歸焉洎綏之先擢第余與則優
繼登仕路王事於奔走落落如箕斗未幾壬辰之亂作中
朝士大夫散四方不一日寧綏之守瑞山郭山等數邑則
優悔西湖西爲宰余亦奉使于平咸全慶忠江畿甸之間
馬跡周于七道思綏之不可見歸見綏之會謔之地亦已
墟矣及今見綏之如玉之面帶黎黃無髥之願欲蒼蒼當
時之少年者已成老大而方壯者已塵於松下甚矣人事
之奄忽也嗚呼追思二十年已往之事曾不滿一夢未知
將來之夢能復如已往之夢乎否耶其不可恃也夫人以
不可恃之人生乃區區然自以爲私曰得乎喪乎晝晝而

圖之夜亡而憂之不亦少乎令以綴之之才每屈於一郡
人皆謂可唁而余則不以唁而歌以送之
何彼高矣南山臺故人之庄埋其中昔我與子遊此庄主
人奮髯談鋒雄中年牢落如晨星湖海戰角多悲風歸來
舊遊萬松丸人入槐安夢不逼誰知少年今老大漫膚便
腹面頰豊文章頓覺增高價彩屬瑞霞浮青虹朝廷有道
徵賢豪胡斤杞柟奴蒿蓬花瓢之步不多時百里鳳山途
欲窮吾聞君子所處安雲夢芥胷何愀洪從吾逝止得流
坎至道何必論西東君看碧齋談笑處至今土山高穹窿
得馬失馬昧亡中大人旁觀兒戲同願君剗却俗流論要

與老子歸鴻濛（壬辰亂倭積土築臺碧瀾理其中今所謂倭場）

送李侯（惟弘）之永川序

李侯惟弘雅望重當時朝論倚之一朝去吏部郎出永川爲守以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行入政院辭已告余別余把手而謂之曰余聞古之人仕於中朝出補外當時人稱以謫以貶不但其人大戚若不可生親愛者攀衣遮道涕洟而別問其職曰刺史也曰太守也曰令曰尉也其俸祿之富威儀之盛紛華貴尊之狀奚以比於我國之卿相然猶戚若是何哉中國地大極天下遠邑去京師或萬里風土之氣能死人適斯地也其以謫以貶稱固也我國地

小方不能數千里獨邊北若干邑外餘無非可居者而京師官冷人不堪今尤甚雖貴之以卿相曾不若一小宰豈非可憐者哉是故敭清歷顯以臺省為家者亦求補一郡一縣見一善地缺其宰求者叢吏部門非當時望流不得窺左足苟如願不但其人與親愛者喜儕友皆羨慕之今李侯有老親年喜懼永川去京師不能千里官雖下刺史比令尉則尊李侯喜家人宗族喜儕友如余者羨慕之何可旣也雖然余有憾焉當李侯之為吏部幾善地缺其宰而長使余茹苦京師畢竟自圖其便吾不知李侯之求諸吏部必以我之求諸李侯者求之而吏部之應李侯也不

以李侯之應諸我者應李侯獨何耶李侯雖欲獨享之我且踵李侯後而替之李侯固行矣

送光州牧使李養源 慶涵 絕句序

萬曆三十二年春李君赴光州告余行余執手謂曰古之入乎有行斯有贐薛君餽孟子以金余將贐以金乎金無有也子產贈季札以紵余將贐以紵乎紵無有也然則其惟鞭乎昔者繞朝贈行以鞭匸所以驅馬非惜別意也余則欲奪之不得矧贈之然則其惟柳枝乎古人於送行折柳枝以贈枝類絲而弱不可以綰人矧折以贈尤不得以繫輗之乎不若是其將酌杯水以侑之乎古人送太守有

以盃水者水味淡不宜以饗尊客宜以一壺春酒延送于漢江之濵也但李君如吸百川非壺酒可待而余又負病不出戶敢望漢濵之餞乎李君數十年舊也光州千里地也牧使三年客也烏得無贐亡之宜莫如詩而詩不類詩奈情何詩寫情貴情不貴詩詩固有大小乎余故贐之以小詩

光山朱墨積如陵昨夢銀臺渺九層猶勝將軍盡日睡世間勞逸能無能

送成川假仙洪兄遵之任序

神仙不恒有於天下雖有之人不得見以其見者言之雖

曰有亦宜惡乎見見乎成川太守也成川太守爲誰吾表兄洪公也吾隨洪公已半百年未見平日服餌修鍊呴噓呼吸熊經鳥伸之爲者何一朝爲仙之遽耶太守非羽化之天官而稱太守爲仙者地使之然也則地何如而能使吾兄仙耶巫山爲三山而沸流江爲銀漢而降仙樓爲玉京十二樓之一也則爲之主者雖謂之仙固宜况乎仙也人不見其狀太守也人皆見其享若吾兄者其可謂之眞仙也嗚呼千萬年者仙也三年者太守也前之太守昨日仙而今日俗也今之太守昨日俗而今日仙也出其地而俗入其地而仙若吾兄者雖謂之假仙可也

愛直送趙遂初存性賀冬至于燕京序

昔余與遂初令公分巷東巷西而住雖差肩而兄事乎其許與交際則最舊自夫公顚未着鬒至輿帶齊又至蒼蒼然須白矣知公莫余熟而又知人所莫知即二十餘年矣徃者 先王御行在余待罪持平則公拜正言矣前此余就榻前痛言宮閫復刺斥交亂者竄之遐荒非一二而至是與公偕入侍公遂抗危言歷陳宮掖諸獘洎他觸諱不顧忌十餘條刺已申已移晷不暫已左右皆目動爲公惧默許他日被嚴譴如我者其必趙某乎然 先王優奬讜謗終先朝四十年未嘗罪一言者用是俱逭竄殛厥後銓

曹注余憲諫諸官前後二十一上而始下一點或者　聖
明以狂妄蓄之而尋又竄逐者實當途嚇余亡終未一展
步武而公亦坎坷下僚位秩反落余後世之人咸恠公以
之人之名落拓如許而實未究其由也余獨听然而笑默
識其所以余於身已折臂者熟也自是余見公益蹶然起
敬以當時危言入余耳深也吁名宦升沉皆人所自作抑
又有使之然者天也即今余方遵海退閑無復人世念而
祿秩之榮反加於前公又進暮衰白始陛擢優秩轉而膺
朝天上价之命是何天之榮辱人與人事相背馳又若斯
余嘗累忝奉表慣燕路猶夫戶庭顧此萬里之行非衰謝

如我公者所堪若使留公禁闥朝夕進讜言奮萬死不顧觸朝家大諱而直斥之如前爲也則於國家豈小補哉惜乎吾非言事者欲吐而復吞

送襄陽使君權雲卿縉序

天下之事貴叅名責實名副實謂之端名實不相符謂之窾苟叅名實有所據端與窾立可辨襄陽在中國東南去我東不知其幾千里恐取乎名我嶺東府裁我國事亡倣中國其如名州曰楊曰清府稱江陵稱淮陽江以錦以漢以洛者不尠未知其斯名端耶窾耶向也中國人見嶠南山陰流峙謂與渠鄉似知其立名乃親睇者爲安知今之

襄陽倅中國東陽不有據也吾嘗過茲府見西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為峴峀蹲海壖鳴沙知其為大堤泛汞郎湖如葡萄醱醅知其爲漢水而獨未知位使君者不塊羊公乎否也會公之高風雅量卓絕一世非復晉代人物則其蒞斯府也足以輕裘緩帶領一邦於嘯遨之中他日去而軒騫臺閣也府之民其不墮淚於一片石乎然則非獨府之山川仁名為不窾責賢之端相符於千載而襄陽得號不為無據也審矣遂續銅鞮曲以道其行云歌曰

葩敷五峯開蓮房兮玲瓏金刹耀扶桑兮千鯨齊蹴萬龍騰兮高浪感海乾坤崩兮梨花亭畔花似雪兮素月如盤

出沒馮夷窟兮蘭舟桂棹邀永郎與之遨兮天吼之山大
風簸萬木披拂而刁調兮輕裘公子酌鸚鵡盃兮金屛笑
坐一聲落梅兮落日峴山忘歸來兮

送具子和令公尹義州府序

萬曆乙巳秋義缺尹　上命具公補仍加階義巨府地邊
上國朝選重其人　上又特其恩公榮矣余昔也屢道義
知義事熟我國恪事大使朝京歲恒三輩又歲別有使自
祖宗朝然資萬里專辦諸義將迎滯濡館候賓筵贐贄之
需備無不單計所費狗日二百許頭牛日數十蹄角鷄去
體只封脾溢方圓日三供座客他小大物率稱是盖雄富

半關之西我三百六十茲其甲也辛卯冬 帝大賚東土
上發使表謝時余辱賓正官以往飛車跨氷遊義之九龍
淵朱翠緑江火城竟埜太平儀觀皆倣衆中國夜馱醉歸
館執火者前導而歌曰使臣兮樂旃邑戶逋兮二千余醉
裏記之怛然若中鉤魚竝事囬未渡鴨緑遇東報甚惡及
義為行在余亦在扈從後百官白衣麻鞋月受斗升官廩
疏糲以朝夕主官食虀鹽百口糠覈不足昔日坻陵之積
盡以充兵馬食吁物之盛衰有是哉夫人情不恒難約而
易肆苟一肆日流奢侈從細至鉅能復思舊時艱楚乃今
地出漸裕將日復于故若渝靡踵前是忘在莒也主斯土

者宜省約自守革平時浪費如古人援薤拖稜酌水之爲
則補牢修廐或無後患今公榮甚擴黃金茲巨府豈不思
所以報顧鶴斯言揭官門以爲二千石箴戒

送江原方伯申諟序（效國語押韻）

夫愜乎性者悅乎心期乎舊者必乎今詘乎劇者信乎適
稔乎戀者暢乎覿余之繫心關東雅矣不可無言乎方伯
之行昔余佐關幕耽海山佳象恣意窮幽竟遼東國人莫
余尚矣厥後役志進取逐亡埃壒中腹藁歸來之章歲稔
有奇矣玆者幸不遇於時庶自引深藏以諧我宿想念高
杆之間並東溟枕楓嶽饒秫稻富海錯無黨評絶剽賊邇

華觀鄰名刹此皆棲遅者可怡悅從此謝人間營爲長往
而不顧則老妻足以結漁網醜妾足以供野餉長男足以
擷山藥穉子足以嚇田雀溪足以春黍酒足以賽社家有
書一千數百卷足以遮眼而娛老曾見世尊百川洞之上
九龍廬焉明鏡巖靈源寺之間玄鶴居焉於是乎藍輿藤
杖自放乎蕭瑟泓淨之境則愜深而悅期久而必劇鮮於
適戀抒於覲不亦樂乎今用拙公出伯關東適會余東征
之秋將地主我也則是我家公之土稅公之田漁公之海
藕公之山諷詠調戲于昕夕者皆公之雲烟廻余所蘄匸
公之政平民和使山川增色雲物生華而已公行疾則先

我徐則後我我不徐不疾不相值則或者我在山中而雲深不知處乎

送表兄洪師古遵赴順天任所序

吾兄先皇考軍資監正府君郎吾先皇考贈吏曹叅判府君外舅慶基殿叅奉閔公之第四女壻也閔公有一男三女於兄弟序兄先皇妣第四娣之伯姊即吾先皇妣貞夫人也則吾與兄姓不同之從兄弟也先皇妣四昆季篤友于皆出天性異室處王城裏每遇歲時令節生晨昏姻祀享各挈男女會一所兒男女年相伴者六七人餘五六人已長吾與兄俱在幼者列篠驂葱管以相戲鬨聒于堂廡

伯叔妣持白挺而驅之當是時四家皆無故不知人間有死生懽慽離合事信乎希匚夷匚而樂也自後荏苒三四十年間死喪荐仍亂離繼之充堂衍宇之會索然爲一夢而回盻王城之四宅亦莽蒼空墟而已撫遺跡懷往事雖欲抑而不哭得乎猶幸外王父默祐于天先皇考各廸以彝教吾兩人既俱登顯仕服銀王以榮之而日月不與奈兩人已不逮養何令兄出宰順天順天岸海大府佳麗冠湖左俗號爲小江南吾知兄之有斯行重茵列鼎之感不下於仲由也明矣嗚呼曩也粢奉府君一身也而分而爲四家昆季四家昆季同胞也而又分而爲從兄弟十數人

之身夫人各自私其身而不知其始盖出於一也今試諦視其容聲面目手足亦猶有恰相類者存焉吾兩人宜念分形之不遠毋忘兩家先皇妣之篤友于達觀者苟執此而反之天下其無物我夫兄曰子之言是乃書爲序續以詩以爲行贐

送柳老泉澗朝天詩序

有心哉天欲予之必歛之欲扶之必傾之古之賢士困心衡慮而待者皆此也近觀北虜梗遼我國棟使才必以曾左授者方譴專者前后項領於遼之路然其竣事而還增秩紀勳之恩專歸此輩而國家之荷 天子榮褒又有倍

於前之日儕友見老病帖床私室者扶曳即路咸懼委王命於草野及夫旋旆東歸豈但强健康寧非復昔日容徑過原隰不一遘風塵之警焉今我老泉公投荒嶺海三四載無作于中今又年臨七十卒亡適萬里路穿豹虎之落玩而不戚其知天乎吾知有心之天終使公爲本國揭虔昭忠熄邊虞而壯藩衛轉獨賢之勞爲奕世不刊之勳名也審矣如余者白首讀書所著詩文俱累千篇願因公之行廣質於中朝大夫士公其肯否毋其曩之傾欲我與公卒有以扶予我與公我與公困心衡慮者永貽不朽於天下萬世乎彼讒亡者特一時焉耳

人生絕貴士流清此日迍邅一世榮七十誰言能萬里風塵作別獨多情傳聞睿聖令 天子新化陶甄我 大明漱木堪憐漂穴螘東歸須赴白鷗盟

贈李聖徵廷龜令公赴京序

聖徵乎聖人以朋友廁五倫其義顧不重乎莫大者死生猶或為朋友許身矧其餘乎余未知今之世重斯義乎是何朋友之多歧乎自朝家士論相携朋友之道能皆可保終始乎交之道一也緣何而爲二乎二猶不幸緣何而為四爲五乎其爲一其爲四五者自比而遂私能無負於一人乎入於一者各自爲一與四五敵爲一人者其不孤乎

一之勢盛則一之勢衰守於一而為進退自以爲節義其
節義可移於一人乎黃者自黃青者自青其青黃果其性
乎問于甲則是甲而非乙問于乙則是乙而非甲其俱是
乎其俱非乎其甲乙不能相是乎余獨也視今之士其有
若余獨乎以獨而行于世交之道豈泥于一乎一之不泥
於四於五皆吾友也則吾之倫不亦博乎其寒凝氷而吾
不慄其熱焦土而吾不灼無可無不可惟吾心之從而吾
心之所歸惟一人而已則其去就豈不綽有裕乎聖徵少
時友也游泮而始親登朝而彌篤升宰列而愈益密或者
其志與余同乎人心日薄世道萬變風波一起於平地雖

兄弟莫保始終而與聖徵相愛白首如初相愛者何愛其不私於一而不負于一人乎雖然有一焉肝肺同藏而性不同耳目同面而官不同吾之炙秦之炙同味羽之白雪之白同色强其異者而同之則不同順其同者而同之則自同如同其同也可不以死生許之乎可不與父子兄弟而倫之乎或不然自私其一而後一人吾將任其獨而從其博乎聖徵將赴京余無贐請以此爲贐可乎

送崔簡易之杆城郡詩序

古之能工文章以炫耀天下萬世者無畏夫一世人不知之是以刻金石書竹帛學者傳讀之至百不曉至千始粗

觧至萬方融通貫釋而當世人一見之便非笑之不暇何者耳目口鼻手足猶夫人其視之率與渠儂誰肯傳讀其書至百千萬乎然則簡易翁不爲世人知年至七十作郡嶺表固也將焉悲雖然天下事無不對自古文章冠一世者世一出而亦無不對焉有司馬遷而司馬相如對有杜甫而李白對有韓愈而柳宗元對有歐陽脩而蘇軾對余觀今之世有簡易翁未知復有何許人能對之抑未知彼對此乎此對彼乎或者其窮而與翁同乎惟其人知其人幸的指之無我欺也翁將行邀余言序而詩

千里衣焦面目黧歸來積謗與山齊無因蓬島隨鸞翼謾

向河橋踠馬蹄皆骨晴空磨玉簇扶桑曉旭聽金鷄知翁寸管掀滇渤太史虛勞上會稽

送洪牧李潤卿晬光序

詩有鬼名魔其性喜憂悴貧窶困窮疾𤺋羇旅不樂紛華富貴志滿意得之人在山與夔謀在原與羍謀在郊與野仲謀見水與河伯海若馮夷謀入澤與委蛇方良謀匚於田之耕父謀於木石之罔象謀於日月之鬱儀結鄰謀於天之神地之祇其見物觸事常推類而謀之鉤人肝擢人腸蒐獮人精靈以求工語言章句而務勝衆軋敵以中其狙喜又其心多忌貳必使其人斥膏取瘠辭亨徹郎陬卑

有好事至巧能障礙戕毀之乃已吾友洪州公愛詩酷晝誦夜吟手寫古詩百許篇遇事必起藁積千餘軸其詩平雅鍛鍊殆與盛唐諧聲其於詩可謂深矣然而早登籍就顯列爲淸時望流過二十年未嘗蹶一蹄未知詩之魔偏祟乎古之人而獨祐於洪州公耶或者洪州公之詩未臻其妙而魔未遑忌貳之力耶近觀洪州公舍吏部去玉堂薄薇垣烏臺不居縣嶺北指湖西比三四載宰州府而後乃今詩之課殆將屋其籌矣是必洪州公向也詩之功未到而今已到也故魔之術怪障事乃能售其謀吁其可畏哉嘗聞世之解事者頗識却魔之方何者太上束其書墨

其蒙噤其辭肚裏不形外混已如恒人其次聞座中譚及
古書輒先起視人讀前人諸作輒欠伸坐睡家有冊子置
几上弛然枕而臥優遊偃仰以度年其次慣誦東方文曰
講國朝三尺粗通關節符移文字又令折簡牌字於親友
臧獲無滯碍以取周用於公私其次辦酒食勤造請御堅
良日譃浪於高門懸簿見同者以氣吹噓之其異己也無
淑慝擯之如蠻狄允若玆與世同其節適泛應而無不合
醎也酸也堅也縵也緩也釪也一聽衆人之爲而無拂戾
其取勳名榮利也猶掇之也夫孰能捍我哉余方遘是魔
嬰于膏肓牢甚毒是久矣而卒不能已今見洪州公不懲

我謀於魔日益篤故連歲有是行余欲公却之陳其方以貽之吁不自却欲人之却之其不踐言也夫

送朴說之東說赴京序

余觀東國人頭圓趾方目横鼻竪兌口坤腹艮手震足又具五性七情以爲生則與中國人無不同而惟其壤偏海徼言語不相曉故中國人擯而外之不之齒然而惟天所命無有華裔而天下之民莫非王臣王者一視同胞何嘗有內外服之別哉矧我東方於中國最近其所限者惟鴨緑一帶水義州去帝京不能二千里自箕子受瑞東封俾左衽冠帶之迄數千年文物事爲一與中國侔則之地也

之俗也亦一中國也尚未有破疆場而同內服王制之狹亦云甚矣大明御極　太祖之神聖視四海猶一家猶置阻訝待我以納氏之雄盖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嘗聞新羅高麗事唐宋胡元子弟有入學者文士有應科登朝者目今　聖天子在上我國禮樂之盛正爲東國之成周而中國之待我士子友不如新羅高麗時余竊愧焉及萬曆二十年余始奉表如京入王河館已吏便投鑰其門非有禮部文字不許出拘攣局迫如牢犴然或者以暹羅韃靼畜我也余甚痛之其後數年復奉表如京見王河館重牆極峻擊柝以警夜益嚴是雖緣奉使者紀下不威以勸華

人然中國待禮讓之邦固不宜若是也仍自撫膺而謂曰天之賦我生夫豈偶爾其志其才旣無媿古之人獨何負於今之天下耶生此偏隅混亡塵埃半世不見知巳則固也令來豪傑之冀北亦不遇其人不得使燕市悲歌入知音之耳若吾生亦已矣誠使大國待下邦不有內外任其載贄無礙於彼此則若余者不煩象胥語言無不通如以靑騾角巾彷徉天下繇冀兗出靑徐歷豫梁掠荊楊出入乎鄒魯洙泗濂洛復遊乎燕趙之間以與夫詩書禮樂之儒忠信道德之士瓌偉俶儻博雅之流披心腹倒肝膽結義氣使天下之人皆知東國有人也則雖死吾不恨矣不

然而拘幽跼促類圈中畜物出則鬼童侮慢之居則吏胥撓屈之錐頭趾目鼻口腹手足五性七情如中國人而其實與暹羅靺鞨無異也豈但我羞於身而辱於國抑恐王者一視同胞之仁不博也余嘗心語口而不聞於人今子奉使而行也將有建白於天朝於其别申匚以致意書而爲序

局匚吾生信可憐霜毛日月甕中天從教窮子失華屋桊見殤魂慚大年鶴野紆衡天地濶燕都瞻仰搢紳仙茫匚三十三天界輸了吾君大腹便

送斗峯李養吾驪城君 志完 赴京序

余聞馬有卵丁子有尾鼉背之毳長三尺信乎無之而計之億兆爲不裕有之而筭之一兩爲有剩天下之事大率類之有國于此國論無三日而二百之曆同中國人心蔵三尺而五倫之教同中國用貨謝泉刀而衣食不殊同中國守國去治兵而邊鄙不削同中國是以鬼神之術理盤古之世也然則彼劬我怡彼駴我恬彼堅我縵彼劇我閑是雖喪猶乎獲雖解愈乎結也乎雖然熈熈乎侈食靡衣嗷嗷乎朝乞暮丐而曰彼亦民也此亦民也天地之大金湯四固瀆海一開藩籬四撤而曰彼亦國也此亦國也則有角有蹄羔不必仰乎牛有牙有爪狸不必希乎虎有鱗

有鰭鮪不必學乎龍有羽有觜鶚不必慕乎鵬今者車軌交結腹背相連奉表之臣歲四五輩蒲朝簪紳太半觀周之餘士而裕民足國倣中國無一土建白而一變之哀哉彼淵漢深宮之一人玉趾不下於釦砌而其謂爲國止於斯已歟耶其謂中國亦如斯止歟耶吁我國廟堂之謨馬之卵耶丁子之尾耶龜背之三尺毳耶去乎斗峰公學為國於中國之大人來

送東萊府使趙遂初 存性 詩序

天下之濁而黃而凝者盡於我國而我國之蹄踵所暨者又盡於東萊東萊之外即曠然蒼然無涯畔天下萬壑所

歸之墟其間點㠯乎蜒烟蜃雲之中者多東夷諸國而獨日本當東萊之左角最邇天之氣自東南而西北則日本之氣猶射者之指於倭而東萊爲之倭天之氣自西北而東南則我國之氣驀於海而日本之寇猶飄船之當石尢逆之則反受淪溺近者我氣之得其盛久矣東萊之人享魚蟹風景之娛而太守専其享焉於是漢川公子鬓崑山之玉帶楚猩之紅衣天孫碧霞之錦冠於菟白雪之鬚旗捎雲而皷殷雷與賓校僚屬日高會于海雲臺沒雲臺之上夫何虞焉當其臨滄溟瞻長鯨倘使洛中舊交飽若魚之腊乎

鯨瀑東濵十二年馬洲蕭瑟隱重烟城頭畫角催紅旭臺
上華筵近碧天秋日賓盤饒島橘夜風漁笛識夷舩書生
正坐談兵略醉撫龍泉看跕鳶

送冬至使尹僉知存中敬立序

我東之通中國古也在今皆可徵始漢置樂浪等四郡我
東始學華語故今稱漢語也可徵至唐新羅奉職貢王人
不間內外故今稱唐人也可徵後及南宋都臨安高麗從
海路朝京今稱江南也可徵至於義州民喚華人爲狄又
稱鴨綠中江爲狄江其通遼元也可徵去年余見華儒呂
英命道嘗見中原有蓄古器古服者今爾國器服皆唐制

古朴可觀其用唐朝文物也可徵吁我東於中原地相邇故習相近矧今服聖化每事效盛制乎宜今之文物可徵方古徃有加也雖然人徒知中原之貴而不知所貴者有在也昔者人有觀中原來東人問異事有曰皇帝着王靴有曰栗瞉大盈拖有曰兒童猶解漢語窓壁亦糊唐紙聽者咸異之盖王雖貴不可以造靴栗雖大不至於盈拖漢語唐紙雖貴於此而不貴於彼若是乎人之貴耳而賤目也今吾與子生于東方故東方人易之中國人下之然而姑待數千年然後其有徵也夫

送聖節使書狀金 大德 序

余惟中國地徧天下幅員萬餘里南北之氣候相懸冀之馬不產於荆蜀之鵒不啼於燕固也我國地偏且小南北數千里而六鎮之寒過於遼兩南之暖侔於越蓋其遠邇雖殊而高下之勢均也今夫蘭於草莫貴而必生於暖地我國南土之暖至於繁花冬榮橘不成枳而獨未聞其地生蘭何也非無蘭識蘭者無之也余去年聖節朝于燕有韓序班閏人也贈余蘭一盆蓋自閩中舡而來者余愛甚包之紙與氈置轎底歸安于燠室夸嫭坐上客或曰凡草葉入水皆浮惟蘭也沉以此辨其眞假又曰徃者李青蓮後白如燕重價賕崇蘭輿來王都有名醫咶其葉曰此麥

門冬也李大怒欲示其根而大辱之掘一根果有九結焉其後嚮數歲復之燕倍前直售之狀殊於昔歸而歷春終不花拔其根猶夫前今余所有葉則沉水根則無九余尤愛之如百朋日俟其花以其途中傷凍洎春而枯余惜之欲將今金君繼余如燕君君子人也觀其行已殊有契於蘭凡人之性惟其類愛將以今之行卜之吁草木之生各隨氣候氣候所同而土之產均焉今此之蘭非如荆之馬燕之鵲卽吾南之土着而不之知無他東人之眼肉也瞻而視之謂之曰蕭艾得一麥門冬賴人肩于數千里外宜夫眞蘭之收以自晦也願君心誠求之務二本于我土焉

安知我圡荆棘之中不有聞遠之馨不假而眞者乎遂為
之歌〻曰
蘭之猗〻生于南陲豈惟大邦我東有之有僧南來云昔
海濱農人刈草溢谷淸芬彼豈知蘭枯楚同焚往尋其根
榛棘靡〻歸來攬涕憐爾君子之子之西正見秋花徵君
有志視之如麻持以示人求我山阿

平安評事鄭斗源西征送別詩序

余平生處靜不事叅尋請謝又不肯逐〻當途人以論議
相唯諾用是余之門闃無人自余忝吏青填門排戶而至
者靡日夜少息以病辭之蒲子姓隣並家矣旁有少妾譏

之曰自妾奉主家未嘗見主家有戚友尊賓至何今之閙也吏曹之故耶自是見有内刺者戚則曰吏曹之戚也友則曰吏曹之友也尊賓則曰吏曹之尊賓也三載于今苦被兒女之譏頃者告病退休殆數十日向日之塡門排戶者聲沉影絶余之門闃無人猶夫前忽有客臨門請見屣履迎之則鄭君告西行仍索贐行篇矣吁鄭君乃余世友也昔先友曁余同年生爲人英發簡敏詞翰世寡儔始以書抵余曰幸相住邇須相訪數自此投分密相往返無昕夕居無何不幸早世而獨朽物以衰白抵今矣今君博雅士也多聞多識能不墜家聲而又用文武全才出佐元戎

幕吁君非吏曺之友不以官爵要余於閙乃以篇章索余於靜而後乃今余庶免兒女之譏也雖然不能無慨然於中余與君者幼差殊雖不能相訪之數襟期之許實在於文墨之表以不肖久忝吏曺不一汲於臺省之上而闒塞元戎之幕豈所以待世友者哉竊恐世上男子輩知之重貽余無窮之譏也送行者只爲詩余念先友揮淚而益以序

人才治道不相關實外虛中似王環㺜犴未变公子話玄宗豈識太師顏高江浪轉旌旗迅細柳春濃壯士閒田睞東華纓索絕白頭兒戱紫靑斑

送冬至使俞景休大楨序

本國建國後大明開祚二十五年而首諸服壤奠旅享儀于帝之庭如禮時有价臣近明承敦旨以獎之見中外國史的甚然職方志外國土宜奕有亡實以我國元亡産金銀而曰有至梓大明一統志布之天下萬國仍定歲貢有恒數後廼建白蠲亡代有式到今用是本國价歲三四輩出疆發行臺搜索且也裨价借銜昭臺憲撥奸細干紀者罪之向時尹府院月汀公官書狀兼憲以行借舌人郭之元遝舍山海關不肯废曰聞郭用二千銀貨北京文錦車連數十軫今不火吾不出郭便舍車貰贏騙稱吳楚之商

白日點諸闒尹以出尹煎熬灼如卒無如奸何爾時彼此
俱有紀嚴其三尺人畏法如虎猶迺爾況於今乎比舌人
牛馬視价臣齮齕驅騾天朝中价臣仰其舌唯匚耳余竊
痛之余辱价命凡三二甚一三甚二時與事一變均之彼
此業不可及也往者華之入匚我我亦能自入胥待以之
禮之敬之數千里無往不夷軌即目其渡江江以權之入
遼車馬以鉗之禮廣寧諸衙貨胥徒有差譏關門槩有常
費至北京狀通政司咨禮兵等廣局率應需爲掌吏故常
十年昔彼細人藉公而遂私阻攔文符劄報問者動可數
十百人用小紙排土物極夥逐數點名附耳躡足眴頷而

言探懷搜褚而索張袂而受謂靡此不濟爾顧即不慊反唇怒髯壞其事乃已吁可懼哉不但已牓諸館舍壁目我夷人鈐之如刺麻暹羅遇必詬詆虜奴非曩昔比怪而潛訊之或曰曩我國有役天兵既有無深淺我見褻之陵之禮法忌之而鄙夷我制作紀律不已邦若咸帽且押蓄之中洎東征小人十往亡二三囮孤寡人讟詈我不勝紀君予則彈劾回籍專䟢還相項背必曰使朝鮮官不達矧重以誅殛蒙辜者哉是故親之親友之友布朝野盛氣咎我輒目之且自有國氣數同彼此獨朝評我携而彼諧乎其可虞可一二推宜識者却顧長慮方昔日倍之公本國鉅

人也寔余弱齡碩交得心事久矣屬朝家毗倚公重畀一面大事不一其平昔訏謨於玆焉講之詳其必熟念哉其揭邦憲以東下徒毋干國約禁毋俾華人不入我明瞭我橐不物使江不能榷車馬不能鉗脅徒拱手退無若見責郭舌人舌人如方公命公卽蔪笇其頭注諸市用驚動中國然後向之詆呰侮慢者旋歛衽莊我如不給繼公往者亦如之勗哉公

寢痾巖洞屬蕭晨聞說西坰節瑞陳媚日金錭屯翠幕蜥風玉勒驀紅塵秋園豆熟綦行屢春甸花闌稅返輪却怕石尤方別醽叨將棘句遣嘉琮

鐵網燈籠度九坊五更三點趁簪裳朝天館外千車殷敬德街頭百果香雅曲低昂隨鞠腃績章崇庳判潛翔裒珠遊海知誰貴鏈却東方十乘光

送申佐郎光立赴京序

余嘗觀東方效中國如東施之於西施其中以小知自好者率不過中國之糠覈耳然而瓌偉倜儻奇偃之士千百世有一二焉東方人熟視之不察也謂與渠儕而惟中國人大異之當時稱焉後世傳焉何者中國尚才而東方不尚才中國知人而東方不知人薄命裁人才之生東方者究其理無足怪其九竅四肢百骸與平人同視其外得其

中豈人人而能之今之中國必有其人其知東方復有如古之人而泯泯混混與流輩儕乎中國雖有其人乎地之遠數千里無影響可憑則與東方草木同其臭味其終莫見知而死乎抑因人援之或傳言語文字以布諸今之天下乎雖然人之才有大小淺深古之生中國者有宏才邃學不見知於當時俟後世而乃或知之苟其才之深且大今之中國亦難期其必知其將有待於後世乎申佐郎聰明士也其知東方有斯人乎將在其身或在其所相知今之之中國也中國之人必有問其將奚以答之余與子俱東方之薄命者也泯泯於海外顧無以聞天下後世於其

別垂有感於斯文

送宣生時麟南歸序

有學問之士有節義之士有文章之士有科舉之士三代多學問之士東漢多節義之士漢唐多文章之士唐宋以下士多由科舉而進而學問之士不乏焉汴宋無節義南宋只一文山蓋由科舉之習亂之也我國四士俱不闕所大恨者科舉數不專於學問而文章日卑節義蔑亡甚士多病之即者科舉之道已廢士將益專三術豈非盛世之一大幸也宣生自海南來海之裔荒遠罕佳士生獨毅然拔出既專於學問文章猶不脫略於科舉千里跋涉觀上

國之光將欲由科舉以展布其所學旣無所成而又不屑於進取則慨然揮袂而南余問其由生折箸而數之曰士之求進取非但爲祿食以私其身蓋施設我所學今者欲由科舉乎不由文字之工拙論議之枉直干謁於有司以自衒其能吾不能也設令得中欲爲臺諫乎所論非所志枉己以從人吾不能也欲爲論思乎同列無可諾唯論難無所曉解苟合時議以取容吾不能也欲爲守令乎順上司命令以應無藝之求以毒我無告之民守令不可為也欲爲監司乎順朝廷攅科急程督列邑暴殄生靈監司安可爲也欲下而為偏裨以助軍旅乎則不可坐視中國之

顛隮不奮橫草之義也欲上而爲元帥乎則不可獨領不戰之兵甘心於弘立景瑞之爲也於此於彼都不可得則求所以進取適足以貽害於身莫若卷懷我所學復返我鄉閭稻而飯黍而酒網而獵鉤而釣樵而爨採而蘓以待其時耳矣爲文章文章可傳於後世爲學問學問不外於身承孔孟嫡傳與曾思頡頏下視宋儒從事餘力而兩漢之子長相如可與幷驅而齊鶩區區韓柳諸兒不足備牛馬之走亦不難也而當今土風之戎戎泯泯正坐於節義之掃地則宜先砥礪澡淬壁立千仞偉乎其不混於流波使桐江一絲將重於九鼎首陽薇蕨不沫於千秋不亦可

乎余聞而偉之曰子之言先獲我心矣欲有以言之更無居子言之外若復覼縷而詳之不幾於罪言乎久客余所而疏糲不足以周急今將遠邁又無以供菽豆之餘費徒增赧亡辭而爲别

送冬至使李昌庭序

昔者中國畜我東國以海夷而獨因服箕子遺疇稍解禮讓待之以外夷之首而已此不足歎也何者昔我東三分有新羅有百濟有高句麗其時廣寧屬獯鬻變而爲契丹遼金遼東屬高句麗亦自中國變而爲契丹遼金與中國路絕獨新羅由海路朝貢于唐宋羅人之適中國也必涉

蒼海白海赤海黑海使十往不四五達上副使各異船各具表咨如首使洪師範渰死而書狀官鄭夢周獨達者是也是故三年一朝聘式遵古制而自別於海外之國固也於斯時也國俗雖化於箕疇鴻荒朴略猶有未變夷者存焉或有狼貪自雄不服中國之教攷諸三國遺史可知也宜夫中國之夷之也目今 聖天子御天下混一區宇而神都定鼎又迫在於燕京我朝鮮亦因羅麗統三之基自東萊抵龍灣皆入我版籍自此昔日荊棘犬羊之地爲我使筐篚之路而中國密邇我邦大語猶可聞加以吾君事大之誠歷累朝而彌篤夫是之故中國勑諭我國或稱內

服或稱藩邦不視以遐外禮樂文物制度云爲彼此如孽
子之相似而獨未變者言語耳豈獨如箕子小變夷風而
止哉余嘗三忝觀國猥厠朝賀之班竊有慨然於中者中
國立賢無方洞闢四門霜露所降日月所照無不衣被
聖澤雖旃裘左衽文身剃髮之俗苟懷好音而歸化率冠
帶于朝大則朱丹其轂暎貂珥於臺省小則絢耀其文振
聲華於科甲獨我邦英俊士雖才懷經濟可以擔當天下
之將相而不敢窺左足以涉朝端者何耶向者天朝士夫
因東征多到我邦聽其言中國士論多我國文章以爲若
使應舉中朝其人才之多過於湖廣江西余聞而喜之嘗

見中朝應擧文湖廣江西雖多偉作若使東方佳篇並列于其間吾儕强彼乎彼强吾儕乎昔在前朝李穡占嵬科於元朝崔致遠作官流聲於唐朝此路之茅塞于今數百年是豈獨　天朝士路之隘我國人士之一大愧也向在數十年前我朝中有論欲請中朝遣子弟入學事未定會國有難至今我使之奏事　天朝車軌相結而未遑於建白余竊痛焉今者吾友李君充副价賀南至于燕京使事各有命雖不可越俎男兒之作此行不可屢得而近者奉使一人而兼數請中朝無不可其奏虛往實歸者皆是李君有志氣能幹事於國事盡誠悃何不謀之有司咨之衙

門奏之 聖天子使東方復前朝盛舉乎今首使我朝名彥雖抵老落拓而使之辦天下事猶有裕書狀南中英士能文章富意氣皆余所嘗熟俱不遇時懷瑾瑜而未衒爲士輩之慨惜如使得遂此事使我邦懷器抱道者售才大邦展武於天下使搏桑之影西達於金臺太液之波東漸於青邱其裨補本國資藉大邦爲如何哉李君善治民所歷三邑皆有治行爲第一昔黃霸由潁川入爲丞相有漢故事今君入 天朝爲閣老有何不可余亦薄有所得以老洫遐陬無聞天下爲媿彼老聃以天下爲隘騎青牛而出關況今天下一家吾君之所父母在彼入關求達於上

國有何妨哉吾雖老亦有志於斯焉李君豈無意乎

送別咸鏡監司張好古 晩 詩序

惟我咸鏡北地與兀郎哈壤界繡錯兀郎哈者卽古蒙古女真之遺種也其俗相聚爲部落匚之中有强有弱而聽命於强者爲之長匚之中有强有弱而聽命於强之大者合羣長而爲之酋於是乎犄角相雄睢盱相讐傳箭關弓而起豆滿江以北無日不風塵又其地苦寒不宜穀多攻刼人不安其生相率而投我界我國自 祖宗朝來謂來者宜不拒許居於砦塞之外自會寧抵慶興五鎭之間環耳辮髮之氓倚長城而家殆萬戶近者胡運漸熾桀黠繼

起尼湯介栗甫里作孽於癸未之後忽溫阿耳之屬又乘我壬辰之變猖然於一帶木之畔擾攘我邊堡虜劉我藩鄙使百年歸附之胡一朝係縲老弱而北長城之外殆無有遺落撈其勢如舐糠及米豈止於蕃胡而已乎宜朝廷北顧之憂軫也况近來奴兒阿赤中國之所憚者也其落連延於建州衛之北横行於戎漠萬里之間東呑西幷所向無當我西北之民狼顧於斯久矣雖然咸鏡一境有南北兩道皆阻隘易守繇鐵嶺過摩天摩雲左據山右並海直北二千里稍平衍猶可以入民城郭籍水陸以業惟北道皆高嶽大巘全山而無對惠山長嶺與白頭山爲隣居

民射獵以衣食綿千里一無用之墟其始斥界開邑爲南關內地設保障也不有此則咸興以南其不為虜巢幾矣窃觀兩道之民自昇平數百年恬憘於戎事至兵後流徙失業百不能一二於平時故八道之號稱精兵無不髮櫛而囊探之賫衣羸粮赴戍數千里加以玄冰黑風遠人不能其水土朝廷以賞給爲香餌法令爲嚼勒始科舉以抄之卒驅逼以遣之其違者梟首以懲之至抄百闕一罰及於守宰其科條㵕且備矣然而胡虜之地周兩道數十邑其取路甚多歧焉路於慶源慶興則捏夷無障曠然一平垌路於鍾城會寧則迤西抵老賊營不數日程路於長白

山之麓則自胡中抵明川城又抵茂山鏡城匚底其間率多無烽無堡無人之境又於別害而路則距咸興數百里達虜庭爲一康莊又由永興北村了德里而路則去胡地不甚遠徃匚樵人得異屨於林薄時有氂衣者乞粱於村夫大抵每歲七八月之交山林葉黃採蔘之胡籠山包野而至必两人撞一小艇既渡江藏艇林藪雖窮谷幽林無不蹂躪成蹊我人望見之先自竄跡不敢問誰何盖沿邊列鎭城中草屋皆不過數十諏其實太半虛無人欲以搆假屋疑彼目也設有數賊提杖薄城其能守堞者悉老病兒女不滿數十豈不寒心哉吁老賊兼幷羣胡兵力已强

財粮已裕威懾於遠近已久立馬吳山猶且不憚況乎兵餘挫衂之我國乎設不幸一朝乘便南牧則以我之兵之財之紀律用何術以抵敵乎向者倭寇之變賴天朝得復疆土夫不能自強向人求哀可一而不可再況彼倭自南而北猶假西兵以却之今此之寇其來必自西北援兵之路梗矣雖欲致天兵之救其能飛渡海耶又況天朝之於韃虜門庭之寇也其能捨門庭之虜而救域外屬國耶其勢必不能也昔我　太宗朝金宗瑞觀察斯道斥胡地開六鎭當時謗語盈篋吏民愁苦甚至詛呪蠱毒謀去之宗瑞不動色封事連章十餘年然後成之我國至今賴之靡

後當事者喜因循邊務日壞鄭相國彥信能彌縫補綴之
兵政頗有條理盖因宗瑞故事沿襲得其當北人至今稱
之兹者將士鮮體征催日劇富民豪吏竄名於三營簿籍
中以逋防守三營容而受之增以權門勢戶憑關節毒痛
居民鷄犬亦爲之騷然故民間生男夜聞呱呱朝而寂然
詰之則已瘞之地矣盖其俗苦男丁之役自減慈愛之天
征役之苦一至此哉是故方今固圉制敵之策太上安民
其次足食而足食有一道以北地爲此道所謂以齊王也
北方產銀非獨端川所在名山大川無往而不銀礦苟令
許民私採以開衣食之源而又令輕繇薄征以來之則貨

之所居四方走焉民資於食兵資於民而邊境之饒不待力而致之矣噫北方急矣 主上不安席羣臣以爲憂苟非其人其孰膺是責乎萬曆三十五年朝廷用張君巡察是道君自在鳳山治聲最一道不數載陞數階遂以節按湖西湖南入朝爲承政院知申事戶部左侍郎及是命朝野相與賀曰使是職如不得不循一已之私䘏民隱而諳邊事不侵藩胡不迷節制務裕財峙粮以爲鍊卒禦侮之策者其不爲臨亂僨事也難矣宰相以君備是選亦可謂知人能得賢矣夢寅爲御史於西北兩界周行於豆滿白頭之間於邊事備嘗其本末不能不爲北方長慮却顧也

於是乎首序而尾詩以勗其行云

昔在丁酉歲　王命纊我衣廵邊撫遠人半歲驅騑匸一條並海路日午恒昏霏咸關排北門摩嶺歷嶔嵜前登七寶山雲骨何巃嵸行夏雲頭城辮髮迎麾旍鉦鼓出長城隣江胡馬肥歸途掛弓亭七月天霜飛山川正峭深金氣夜依匸懸賻試壯士戎落宣風威綿幕小窠銖犒兒奔怒貐邊城早閉闗獵騎緣江圍睚眦起虆芥毒矢向我機近來古月明天狼爕垂輝潼闗一夜陷荒墟秋露晞都尉發忿兵絕域生還稀白骨堆戰壘邊草春不菲漢兵歌出塞千里長號饑刀斗憶寒衣閨女感伊蜮老賊復虎呑龍荒

趁指揮將軍邊上老食瓜猶未歸朝廷簡賢士弢鈐蔵布
韋桓桓張相公風彩何頎□萊公設北鎮方子寧依俙文
正破西膽與子或庶幾治績甲西南異渥紆金緋憂虞輟
要樞推轂遠王畿恬嬉世云久邊政日已非糠覈尚不厭
北毗生事徼邊將日高會歌管圍羅幃先聲懾絕徼猛士
如征鞏風霆鎮闔境號令誰敢違行看左賢王係頸來丹
闈長安奏凱日紫綬映黃扉竪儒食枯硯見嗤公孫腓君
歸倘思我訪我磻溪磯

送洸侄遊洪州序

余觀古之賢豪士能做大業成大名者未有不困頓憔悴

於始也呂望王者師而鼓刀於朝歌甯戚霸者賢輔而扣角於齊東門百里奚顯其君於天下而七十飼牛於市是故書曰天閼毖我成功所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王汝於成也爲其非勞苦空乏拂亂不足而動心忍性而益其不能也洸吾柳氏主器人也敦和醇懿忠信愊埕盛爲流輩所稱又遍論語孟子朱子綱目韓昌黎文少微通鑑爲文操筆立書沛然若水之建瓴人皆曰柳氏有子自丱角求舉進士雖未能遽收摘髭之功而高捷嵬科歷名禮部者非一二父母之喜一家之望歸焉其立身揚名先先人舊業可翹足而待也然往在癸未秋對策大庭深爲有司所歎

服貫於三十三之額而卒不幸見黜焉今年春又舉國子試運翰如飛詞意俱融日之方中納卷而迴朋儕拱手咸聽其指使一塲聚首而稱曰今日之舉柳某當為冠及其金蓮之榜揭于丹闕則以雍齒尚侯而以李廣不封莫非命也豈可以人力為哉今將布衣幅巾南轅洪陽欲以窮墳典習文辭三月往而八月歸其意雖確而其行則可謂困矣余聞其行俯而吊仰而賀作文而勉之曰洸汝家窶甚食蔬糲衣短褐生不識膏粱之滋味羅縠之輕暖三十餘三年不為少而以如此之文辭不為有司者所採以如此之德器不爲當塗者所薦齷齪趑趄者擁徒隷馳堅良

呼喝於內庭外衢而汝獨僮如拳馬如羊懷才不市局束而南其困頓憔悴極矣是可吊也然而今之行也棄繻題柱之心宜益激昂於前而讀書千匝綴辭百篇去也垂槖歸也稛載則其文章學業之益所謂非昔日吳下阿蒙者也以是而馳騖於術藝之場以衂其强大之敵則彼將戢銳挫堅而自退藏疇敢厲一鋒以逆吾鴈行者哉是可賀也雖然男子生世將以堯舜君民爲志不可爭一科一名於聾瞽之世以得不得爲幸不幸也汝之才不及呂望甯戚百里奚其困窮不如鼓刀扣角飼牛豈可以一失跌匚於中也當今明良慶會千載一時苟有志氣者寧不欲修

名增業爲社稷爲寅恭哉汝其無意於斯耶余之望汝非獨爲一家也大有望於吾國家社稷也行矣勉乎哉

送湖西李觀察使穪念湖中覲舊序

三十二年春湖西方伯缺朝廷命李公往代之湖西是余曩所住也一道大小政務及民間利病知之悉莫余如當一一曉左右以爲行贐促公之除是職也詞臣撰 王言則有教書在入政院辭也承旨代 王言則有傳教在其告諸大臣行也諸大臣所訏規模畫在其他可否皆自計甚熟然則公之行也以何言贐之言之公者不待余云〻其私者固不可言也雖然余獲私于公餘數十年言雖涉

私公必容採而不之尤試言之可乎曩余之居湖西所與相熟相親者不尠有趙洽者有南浚者洽性明達以多才幹善辦事名載吏部薦其在家奉老父無子弟之過鞠撫亡兄子如已子一鄉善之浚中武舉十餘年嘗補部將不仕爲人純明雋特善武藝可做大官有名而無命人多惜之有趙景義者有南秀衡者聰明力學日孜亡不懈頗有成就恐其倀亡無碩師使長才中替也之數子皆相與余居相邇朝夕恒相對情款甚公之巡到恩津飲食之護恤之招接而厚遇之爲余稱道之以逮其父兄子侄可也有金興瑞者谷城守也年七十猶善於詩操筆立就鍛鍊無

瑕類有郭希泰者郎中說之長子也年少才俊其詩繼家聲能成百韻律不窘有李公海者儒士也精巧絕世目所接物無不倣像而雕成之極其工又能文雖秦漢古書一讀輒氷釋有李希顏者洪僐者崔男秀者洪世贊者金德麟者閔惕者洪汀者趙淹者金珏者楊大振者皆聞人也嘗與余居相邇數往返情款甚公廵到連山飲食之撫恤之引接而好遇之爲余稱道之可也有鄭洪佑者金益剛者徐龍虎者鄭山雷者在扶餘或文或武皆業其業者也有李以載者尹彬者崔湜者在公州羅雲翼者朴而立者在韓山皆英才其文章不凡其進而未已者也公之廵到

其地爲余施惠如前所陳其居大興者有余少時友崔尚立其居清州者有余表妹夫金繼生其居林川者有余表兄東萊府使洪遵女爲進士趙璞妻皆以京城之蟬聯茂族挈匸避亂于玆甚可憐公之視之不比於向所陳者大賚而優惠之余生長京城聞鄉村人士遇京城士夫存問則雖一㲸鷄一壺酒一紙空文無不喜且幸每竊笑之及余居鄉曲數載有京師舊識因行官寄問則非但觀其姓名慰戀匸別離之懷州邑稱之隣里榮之其爲鄉曲光華可勝道哉願公勿以此言爲私是亦仁政之一段也如一道大小務及民間利病可訪此輩而得之是則籍其私而

行其公也豈云無所補哉

送宋德甫駰赴清州牧詩序

送行以酒古今之情均也友朋相聚如箎如塤分張兩地一弦一矢臨歧攀袂舉盃叙别此人事之至非假外奬爲者也余則異是每於親友送行必以詩詞替酒是豈慕道之情淺於人雕虫之披優於世哉盖念今人以酒相接獻酬紛如較量戶之寬窄鬪杯心之淺深嗔點露之溢𡺸禁餘瀝之墮地苟違是道兩情無歡若余性雖好酒不能二鍾眩眼疾首亂想胡辭吐茵罵座僵仆以睡嘗於賓筵試交餞䤈半歠而餘留盞底三勸則卒瀉席上仍把蒲酌跪

進於客或冷笑而視天或蔵怒而沮邑雖鯨飲之弘量亦雀戲而報余吁豈使虛文應俗索然於去留之際哉是以游子告別居人勞行季倫之罰籌委山余不肯把爵一疏之供張如雲余未曾結軌只以一張楮素數行文字寒談冷語寓聲於鍾皷之場剩句殘章寄誠於山河之表拂世戾俗將何以爲情也哉雖然酒蔵之胷宿昔而醒詩貯於篋道塗是隨醉裏千言一醒鄭記篇中片辭千里代面況我童稚之親復勞悃欵之求余詞雖陋必不覆瓿敢不掇拾蕪言以替餞行之觴乎哉

送尹靜春 暉 海州詩序

余性倨野拙訥不喜下人要容色又不學華外扮貎欺當世窃厚名先相國多之時桅[illegible]者機穽相望相國訶詬之使計不得售徵相國吾其枯魚哉嗚呼相國没已數載矣余與君同銀臺聽其聲視其貎察其動止相國其不亡乎賢伯如中原賢季如三陟悉要余語令君出海州又索余詩若文今之處中朝名文章者比肩立其求之余伯仲季同之吁其知余哉感其賜而悼其亡又歎諸君相繼而外也有以客贈之

於于集卷之四目錄

序

萬壽節朝大宮演禮詩序
萬壽日次唐賢早朝諸韻詩序
慈恩寺詩序
贈瀋陽舉子寶都寶印昆季赴北京詩序
題李僉知 升亨 梅鶴帖詩序
遜居寓想十詠序
送高書狀 用厚 序
送海運判官曹 佶 詩序

送𠐊伯李校理朝天序
李正七十六歲重回壬戌年夫婦再行同牢宴詩序
送韓山郡守李子信序
送柳尙書根再按𨻶西序
題天柱山人鍾英詩軸序
贈金剛山二藏菴小沙彌慈仲序
贈金剛山僧宗遠序
贈表訓寺僧靄䓀序
贈三藏菴上人慈涓序
贈長安寺住持玄修序

贈表訓寺僧慧日序
贈表訓寺贈慧默序
贈金剛山三藏菴沙彌懷賢序
贈金剛山乾鳳寺僧師洽序
贈表訓寺僧學悅序
贈涅槃山奇仁菴沙彌敬允序
贈表訓寺僧淨淳序
戲贈涅槃山人慧仁序
留別天德菴法師法堅序
遊寶蓋山贈靈隱寺彥機雲桂兩序

贈道峯山妙峯菴僧性天序

記

行窩記　水鏡堂記
寒碧堂記　無盡亭記
白雲庄記　二難軒記
用拙軒記　釣隱亭記
喚仙亭記　江月軒記
山雨亭記　香翠窩記
縶駒亭記

於于集卷之四目錄

於于集卷之四

序

萬壽節朝天宮演禮詩序

八月五日癸丑四更館門開驛馬畢至余與一行人具冠帶以鐵絲燈前導西遵街衢至正陽門下馬循宮墻遶西長安門紆回入敬德街燈燭晶熀商賈畢會百果照爛香臭載塗白檎紅檎黃柚青橘稗蓮軟梨桃杏李柰堆積如山不可勝名其中有長檎如苽怪狀特殊生來未曾聞者轉過大舘白浮屠高不知幾百丈金扁大書曰蓬萊眞境疑是道觀而問之舘夫曰有僧徒居之每年正月一日一

開門人不得入云未知信否行二十里許入朝天宮千官畢會各異燈狀譯官輩見其燈知品高下入東廂朝士具朝服偶坐語不喧聒皆低聲密語百商持酒食充滿外庭昧爽皷一聲千官就班各衙門輿隷輩一時盡奔東西廂外一庭寂然東西班紅衣裳金冠彩繡大帶環珮琅然班旣齊千官咳嗽三聲匚喧天地須臾有斑衣優人大叫三聲仍擊蹕三聲號鳴鞭編繭廣四五寸長數丈尾長而細揮之聲併霹靂西廂屋尾上有報曉之官金冠紅衣自曉初搢笏而立至是已退千官進班道士黑巾以黑帛兩綏垂巾後所服紅袍衣長裳短四旁有一襞積僧人黑錦袈

裝初於東班外從行而至進班時入叅班內在我國班前
儒生有黑袍者一行是　人也藍袍青衿者一行是監生
也皆在我國班後臚人傳唱揖拜伏興千官齊拜五拜作
揖天樂鏗鏘興拜起節奏相應臚人又唱跪殿上高聲讀
表聲震大庭訖又四拜臚又唱山號三舞蹈千官揖拜張
拱引袖左右旋擧足爲舞狀齊唱萬歲萬歲萬萬歲一庭
翕然又四拜而退匚不囬班拜後不振衣塵
三更河館闢重門傳騎盈庭驛竪喧結束冠裳遵夏制輝
煌籠燭並宮垣家營綺饌分金盒坊掩珍藏卷彩幡寶塔
千尋聆夜鐸天宮重鑰叩晨閽彤墀別色靈鼉震華仗齊

班振鷺鸃珠珮珊〻鳴落月金錭烱〻映初暾嵩呼殿地
千官舞仙樂縈雲五岳掀萬里疏紫衆虎拜三清開路近
龍軒名掄遐裔慚仙籍跡厠羣英賀　聖恩禮罷天香揮
蒲袖紅塵九陌散金根

萬壽日次唐賢早朝諸韻詩序

八月十七日乃萬壽聖節也四更詣闕東長安門巳開承
天門端門午門左右皆立馴象金勒籠頭明鏡燦爛以文
薦被之儀仗相繼入明庭玉輦前後皆張樂聽之如均天
縹緲千官絲絡華燈蓮燭星流銀漢皆列坐於五鳳樓下
金冠朱衣光耀曉月玉珮之聲縈於雲表閭閻市人皆具

酒食茶果充牣西廂命從者能元將銅錢買湯餅香酒以療飢是日免朝未明千官成班有呵卒突班開路甚肅贊引之官左右引閣老葉尚高而來身長九尺餘儀觀魁偉鬚髯半白先是每於節日 皇上免朝故千官多不就朝葉閣老以爲 皇上雖免朝臣僚不可草率以曠盛儀令千官一如見朝時齊會至是千官之會動盈大庭東西班不上御路五拜三叩頭而散盖萬壽之賀外國皆不敢入班而獨我陪臣僕隷無不就列多見天朝待我禮甚優也天既明就光祿寺將喫下賜酒飯未至坐席已見下輩爭先拏攫酒饌成一戰場既坐館夫斟一鍾酒余意天賜也

不可一舉盃而止禮罷就御路上一拜三叩頭而退

昨夜蓐收冊玉斗西天王母獻金桃獸環曉動晴雷殿鳳輦朝臨瑞靄高星拱　王心秪夏貢海涵　皇澤逮秋毫鳧趍蹈舞仙班後邨訝塵軀着羽毛

鳧舄西飛雲路長仰攀鵬翮杳靡蒼市中驟貫黃金帶分外難堪彩羽章鵉尾月滋三夜露獸爐風散九天香獨將東雝綵朝列私賀　皇家禮我　王

聖壽乘田幾握籌九天樓閣爽重裘金墉悅喣三千海王席稀看十二旒壺箭漏殘仙仗肅盤莖露濕彩霞浮他日烟蓑清漢上夢魂應復到螭頭

九街塵淨曉風寒紅葉黃花秋正闌瑞靄滿空瞻寶扆金
蝀交暎拜仙官雲門雅曲宮中出光祿香醽盞底乾落魄
東韓來玉界世途誰道上天難
霽旭丹輝分鳳閣撓風交舞彩龍旗充庭禮媿三金鎗補
袞才非五色絲末命謾沉滄海外上清方覩白頭時丹墀
一下難重陟徐步花塼出故遲
宮柳千絲玉露垂筍班初肅漢官儀朝鴉集殿晴雲開馴
彖回輿翠嶽移廁跡龍庭眞我幸蜚聲鰈海有誰知文章
鳴世將磨滅彩筆難揮太液池

慈恩寺詩序

慈恩寺者廣寧古寺而高大監淮所重修者殿宇宏麗階壇房屋皆齊整佛殿蓋以碧尾金身三軀並坐雕榻上一面之大經十尺百體稱此榻前左右立五色介胄神各六身神采爀懍毛髮如生其他大小佛不記其數丹青繪畫照爛流光皆令人愕眙殿前又建華屋周匝三面安四天王及猛士控馬之狀其雕鏤環恠入妙又於殿後搆別殿數三重樓屋淨潔地上皆鋪碧甎不見一點塵氛庭列奇樹香林刻花爲石盃安排花木間殿中有羊角燈青銅鏡衆香裂鼻有魁龍巨狀之釋揖讓雍容有秀才讀書做業于此嗚呼高大監權利遼左商農之貨並歸橐槖爲此無

益之舉以害羣生豈因搆此佛舍邅罪于冥憲見此役豈
但中國費財我國銀蔘亦必消磨于此不知其幾許可歎
也已雖然中國技巧之妙物力之雄槩可想我國樓觀寺
刹特一蔀屋而已自古詔使之來每以關西樓閣王京殿
闕夸嫭其綺麗者眞兒戲也已以此觀之中國宦釋輕易
我卿相無足怪恨也已

千層寶殿俯城闉巨佛應兼百億身梟負虹樑驚屭贔龍
蟠繡榻看輪囷藤床七椀名茶冷粉壁千年古畫新一炷
牛香生計足肯輸東國執珪臣

誰將蘭若傚城闉碧尾朱甍結搆新蓮榻香烟趺白足檀

林花雨坐金身元戎紀績雖平虜闍寺修緣只病民消了
萬金開寶界三塗能見脫車輪

贈瀋陽舉子寶都寶印昆季赴北京詩序

往者高麗時鄙生玄祖柳淸臣事忠烈王爲丞相隨世子朝于元世子失國不得歸元仍封之瀋爲王時從王朝元者皆留瀋爲華民至今東寧遺俗招神必先稱我王萬壽生子必先教東語不忘本也丞相因王事不成亦留瀋不得歸獨翰林趙孟頫畫像贊歸國其在國多子孫訖有許多派繼氏不絕在瀋亦有二子今不知有子孫否也或傳東寧及瀋陽姓柳者皆籍高麗云得非丞相子孫乎大八

瀋陽人如見貴地姓柳者願以此詩示之不勝區匸
檀木生君並帝堯洪荒陶治歲年遥九疇告武東封遠三
氏治韓屬國饒合濟新羅都版籍開麗王建變風謠環疆
鰈海虔侯虔飛舸鯨濤欵上朝江左百年知有謝湘中三
戶最稱昭華門姓氏高興柳賢相名淸舜代陶奉翊儲君
辭故國逡巡中夏滯遐軺楚子離讒武關閉藕君持節鴈
門迢北朝番鑑恩涵海東士分茅地近遼子弟八千無一
渡童男五百付歸橈王孫書畫鶴仙感相國繁華桃梗漂
八葉在東同蔓瓞二兒留夏似遷喬吾王萬壽傳巫祝夷
語千年寄齔髫屈原生郢宗顓頊吳季觀周識武韶西轄

三眙危鬢換東寧重渡老魂消耳孫肯搆誠遲暮臯祖遺
宫歎寂寥路入盤山天竟野水浸濠岸雨終宵書生何處
來傾盖遞旅今朝共頓鑣映座風裁驚颯爽遥程行邑苦
蕭條機雲向洛千人廢軾轍辭川萬口囂家世難遐東海
徽詞源欲捲潞河潮前朝殊俗憑誰問曠世同鄉實未料
吾夙有輪遊赤縣君身無翼上青霄紅塵城外途難逈白
玉京邊跡共超何幸朝天趂咫尺行觀攀桂馭扶揺他年
奉詔臨藩境舉國擡頭望雅標僂背傴容迎使价温言能
問厠班儕[illegible]章累黍知誰重事業雕氷不自聊金景無輝
蔵肅氣火[illegible]加烘爀炎飈驅霏慎保千金體斜日離懷倚

麗譙

題李僉知升亨梅鶴帖詩序

梅鶴主人李君余弱冠交也家有少妓實長安名花能歌詩作九皐之唳亦女中梅鶴也自南始還京師人未有知者余始謂兒女能文字被歌曲東方所罕有方春好花柳爲之觴之南山之上俾唱之酒闌賦一絶以寄興忽有飛語聞惡言坐是席藁西湖已三載古人處西湖有梅有鶴而余之居無是二者窃嘗斷匸一日君以韓西平梅鶴詩来邀余和之吁君家有别梅鶴乎胡不遺西湖客而獨占京塵中耶余既徵於熱欲吹冷敢賦諸蒡思之詩言志假

酒而裁余無酒又安以再直之夫梅與鶴各有高標君子所宜好昔余爲似梅似鶴者猶賦之況其眞者乎只懼余言之過直而以重致飛語之聞也

紅塵交際苦違遲瘦鶴寒梅繫夢思二者有期知不負半山風月獨吟時

風前玉羽媚仙姿雪裏寒葩侍寥誰為問孤高誰得似西湖詩老爾先知

看花南麓久棲遲養鶴西湖有所思昧者錯疑吾玩物誰知知止乃知時

素娥胎仙別世姿多君兩得貺書帷孤山處士還空手白

地清遊誰復知
主人嗔我賞花遲何遜楊州訖可思獨鶴候門應有客臘
囬南郭我來時
庾嶺寒香崑閬姿誰教來守玉人帷君看南陌高吟客外
醉中醒世莫知
玩世狂吟拙宦遲非關游女可求思孤舟載鶴歸梅塢何
似紅顏潦倒時
君家玉樹美人姿排去嚴寒不入帷獨有遼陽千歲老戞
然聲裏兩心知

遯居寓想十詠序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匚病是大不然趣有所寓貴盡其情其知其不知不須問昔者桓伊善吹篴王徽之遇之溪上素與昧平生請伊吹箇伊據胡床奏三調不交一言而去是不知而知也豚犬兒瀹持一冊請之曰所驪韓生有所驪朴公搆別墅欲求十題地遠不敢屈冠蓋爲繪之斯冊俾瀹謁之余取展之則畫別墅溪山備甚其中野服不帶使童子奉杖者卽主人朴也余笑之曰汝雖不知朴而韓知之余雖不知韓而汝知之因知而求不知是不知而知也彼桓伊昧徽之而一面之溪上猶弄三調今也旣有兩知又得諸畫中溪山一公物文章一天工彼此俱不可

私不交一言寓趣盡情于十詠庸何傷是非老子所忌者也遂濃墨以浼之墅在公州儒城朴公名希哲韓生名必久

送高書狀 用厚 序

不佞端居絕物山之巷出半辭如河淸而世咸道某雖散居左地乎其所言必不朽異日滄變爲桑而載其書者名姓與之新今中朝多賞音君子不讓古之人而得其言布之彼者借不朽于天下用是知者先祖道丐其言不知者緣親愛知故轉索之惡不佞惡能塞是望哉高生吾豚犬淪進士思也帶御史賀冬至于中朝數甚淪來訴余曰寧

無行〻不可無相國語余慼然駭曰是故霽峯公之胤耶余嘗畏霽峯公文章弁一代洎夫鼓義旅死錦城而後乃今高風峻節藉〻在中國人覩記今生之貳騁价如中國必多聞而識之者余亦三忝觀國賓其膚言或入人稱引高生乎其取余言誇之㳂路又誇之京師又誇之木鐸者曰我東國霽峯公之子也其行某序之云爾非獨生之名賁余文余之文亦賴霽峯公偕不朽於千百歲矣昔余守南原王川人士得余言而重霽峯公祠宇今又重高生行終始爲高門旌

送海運判官曹佶詩序

自夏禹分貢九州別土品爲上中下而賦稅之夥尠得其
正凡朝家宗廟百官軍旅之需及大小經費資用於緩急
者悉征於四方萬民輸諸上都而倉庾之然後國家之命
脉達焉是以蕭何之轉粟關中寇恂之給餉河內耿壽昌
之歲輸四百萬劉晏之恒運數十萬國贏民賴運祚隨昌
皆須得其人以濟也今海運之設判官顓爲两湖之稅湖
之南五十七邑其稅聚于靈光湖之西五十三邑其稅聚
于牙山判官揔管两湖符移列邑飭漕軍結舳艫而輸之
海必得廉明幹謹有威風歷敭臺侍之人乃克塞其選萬
曆戊午朝廷用兵曹郎曹公昇其任時余忝亞吏部適尚

書鈌獨其銓而使公膺首薦人或詰之曰朝廷重內輕外吏部揀臺省難其才若之何俾若人不內而外余曰否匚余自幼抵老於海運之難覩聞熟矣請備陳之盖列邑守宰徵諸民藉公稅半爲妻孥私輸峙海庾雀鼠之耗又至千百之壯及上之舡納之京倉其費又多無名昔在昇平余忝殿中官點撿江庾挑玉揚珠堆庭充宇者皆兩湖之稅而或多敗腐紅綠糅之惟問之倉吏或曰船人偷白粒或淤水滋其乾以充欠或濡楊木揷米中以補㪷斛故其米生醭味爽邑渝其石不億不可悉易自古卽然余竊歎之曰人心惡也是時也有許瑺者爲戶部郎疾餫夫狗偷

建議積米船艙結藩笆封緘之使船人毋敢着手於是乎運吏紿之曰風濤作藩笆固不能推轉以敗舡是時國家失其米過數萬石朝廷不罪艀夫而咎許郎余竊痛之曰吁國綱弛也至兵興天朝出山東粟餉東征士天朝掌運小胥竊其粟過半鋪其餘于浿江之岸汲江水浸之其粟之衍充元數有剩及其乾也皆隨風而飛余又痛之曰吁人心之惡國綱之弛天下一囮而究其歸皆緣有司不得其人也今公之判海運也以廉明幹謹之才擴威風於臺省之餘以振國綱勵人心爲號令先鈐東守宰毋令有稅外之徵嚴飭運吏毋令有雀鼠之耗威戢艀夫漕卒毋令

有濡水捭揚以致紅綠之廚隨風之飛卒能如蕭何之關中寇恂之河内耿壽昌劉晏之歲千百萬致上中下之得其正而無愧於夏禹之貢則輟内補外無非國家之益而吏部之獨薦采有辭於得其人於斯乎深有望於公公新卜居余之隣將與余對雷而廬於其行也首序而尾詩以別其別云

玉粒千車下海倉雲艎萬舳接風檣盤中爭喜餮成綺禾下誰知汗似粱鑾寇歛蹤途不梗靈胥息怒浪無揚回旗北上春衫薄臥看潮頭蜃市張

送儻伯李校理朝天序

吾僚兄李君有朝天萬里之行索言于搢紳諸公以求贐其行苟能詩若文咸不愛圭璧於是空右簡以屬余曰子其爲我序之余拜受而書之曰余嘗於數年前再奉表如中朝中朝之山川風謠及沿路所繇余無不備知之自鴨江以西至遼東城其間山川紆曲略與我國同盖唐太宗以前屬高麗境地勢高寒其人先秋而裘遼東一大都會也城中戶十萬民物殷盛中朝新面目始可見於斯而荒陋則有焉自此以往皆平陸莽蒼除鐵山巫閭山外無山從鳳凰城抵海州衛路甚直如弦而我國使价必經遼東城取迂路者以奉都司文字責車馬故也若移咨呈文從

直路而行其費豈止省千萬乎西取道至廣寧廣寧一大都會也總兵都御史駐焉其府物衆地大中朝繁庶雄富於此乎可想閭陽十三山曺庄潼關之間與胡地綉錯犍奴零寇鼠伏草樹中多掠行路人畜甚至鉅舉千萬醜乗其不備火廬舍血人衆無虛歲故商旅者驅騾馬以嘯不敢厲其聲自茲距山海關不遠關城從海抵山連萬里長城粉堞斷續不究其延袤關之内列寀雄麗人家且萬士女都雅物產靚華實爲帝都之亞自此人烟散野亘帝都殆千里其中永平府薊州通州近帝京甚皆大都會也禮樂文物事爲之盛豪奢任俠商賈駔儈之風夥夠萬勝皆

萃于茲矧在帝都升平二百年爲　列聖經營人物之府
庫雖淵雲墨妙豈能以記萬一乎若余者偏方一鯫生亡
長甕中足不涉青邱數千里卒爲均天化國之遊於是撫
華表柱而吊城郭之興廢登八角樓而俯華夷之山川臨
望海亭而觀扶桑之旭日入孤竹城而揖夷齊之清風陟
天地之壇禮國子之監而觀　聖朝制作之雄終至攀雲
闕逼象緯廁笏班周旋步聚夔龍之後然後反而思之東
方小矣吾身陋矣均爲聖人氓獨局於內外之別未免拘
囚鳥蠻舘裏使胥徒驅我輩如牛羊可勝痛哉今李君遊
關東飽飫形勝其在我國胷中雲夢果有如李君者乎然

而今此之行回顧東韓較其壯觀可覺吾生四十年之未始有生而有生於今日始李君文章士也其到彼也必抗章陳辭使繼自今洞開館門任我輩交遊觀覽無間於中國人則余當自效毛遂之請行不復以萬里為遠益觀前所未觀者

萬里脩程始一鞭靑山複複路綿綿鴨河撑艇蘆中入遼館封書果下還驢吼棗林遲日昃柝鳴榆塞晩風顛天西大火吟邊盡回軫行看雪滿氊

李正七十六歲重回壬戌年夫婦再行同牢宴詩序

昔夢寅朝正中國者三入巨室見有屛障多在堂問之皆

爲壽親已述其事遂歲成疊是我國盛舉未曾覩者及得
近世皇明子集多載其事照不朽而不過翁姑初度日所
爲至於具慶尤寡焉況之二親同年在甲子重還之後乎
是則載籍所無天下所絶希夢寅深歎曠古之慶老而始
聞之玆者吾戚長李公世温氏字彦直嘗以文科官至濟
用正休官歸竹城今年適丁壬戌七十六歲也於旣往壬
戌娶全義李氏行合親禮自丁未過十六春秋又經六十
一寒暑而壬戌再還夫婦俱無恙其三子勉儕華謀諸親
串咸曰夫壽者五福之首人人同願而不得者況一家無
故二親俱近大耋求天下有幾人哉向者宋二相純重値

登科歲子孫蹉俛仰亭以慶之潭府咸榮之而非具慶也
今者沈相國喜壽夫婦重牢于甲還之年京師亦稱之而
亦恨其無兒也今戚丈糟糠之儷抵鶴髮猶新子孫之冠
童壯幼俱與在席如欲悅親恒典不暇論豈闕一特禮以
稱慶哉於是盛具行舊醮禮同牢合巹酬獻諸節文壹用
家禮初儀兩老相揖就坐受厥宴禱悅尊俎牲特之物彷
彿青春嬿婉之辰禮旣成子姓親昵迭獻以終之又以笙
歌皷吹紅粧歌舞備記禮無文者其蹉跌秩可樂也越明
日一家曁外賓咸贊其事著之韻語屬夢寅賦之夢寅曰
盛哉斯戲也兩位七旬壽之稀也重見覩迎歲事之異

倣像奠禽初醮兼行壽爵禮之劇也道盛事不可以短韻爲也體中原先序其顚末次詩歌詠頌之小者爲屏爲幛大者效子集褒縟禮於後代其可乎夢寅雖非作者使我丈壽蕪辭於不朽豈不肖所望幸哉僉曰可遂叙而復韻之其詞曰

有經不有權膠瑟禮云虖異哉匪稱亦非者時過桃夭人皓鬢老萊子後老聃以所賤樂其親猶尙斑衣與弄雛嗟爾初經再以權父子俱爲顯世儒子何曾見初筵爹孃不忘賓嘉之曲禮禮也三日不擧樂世寧有六十一載之新婿鼓考考瑟鏗々友樂儀棣々月繩氷語半堯齡況爾二

首六身加三歲三兒稱觴於前席佩鷛舞勺皆昔日所不知之何人山猶滄海猶桑日月盈朒或不常猗我千春萬春那由他刼之二親時壬戌夏六月日門侄柳夢寅

送韓山郡守李子信序

余目方今病民之政多門民皆如鼎魚俎犧而雖有喙三尺乎恨發言之無所今於李子之守韓也敢以平昔欲哭者列爲三十字爲贈曰貢曰田曰屯曰粮曰銀曰宮曰刷曰別曰役曰騎曰步曰選曰皂曰水曰漕曰炮曰防曰鹽曰生曰官曰鄉曰畋曰狀曰直曰弓曰廳曰隣曰族曰豪曰吏此皆膏民血民削肥咼骨民啖嚼礫膊虀粉民者也

爲守者善其政則三十者不爲民病而一邑安不善其政則三十者一皆病乎民而已反爲三十害之首李子仁者也仁者之於爲政以公不以私吾知韓之百政舉豈特三十得其善而已乎李子曰蒙不知所謂願聞其詳余乃疏而釋之曰所謂貢者貢賦也田者田稅也屯者官屯田也粮者漕糧米也銀者接待天將之銀也宮者宮闕布也刷者刷馬也別者別貢物也収者別收米也騎者騎兵也步者步兵也選者新選軍也皂者皂隷也水者水軍也漕者漕卒也炮者炮手也防者別赴防也塩者塩盆稅也生者歲貢生也官者官屯田耕耘也鄉者鄉任主邑掌也弓者

弓弩監考也畋者佃獵也狀者報狀也直者諸處守直也廳者官廳所納也隣者切隣也族者一族也豪者豪强也吏者奸吏也李子之郡善行此三十字毋謂詾諜狂也且吾聞恩之德元堂有石焉宜勒字成碑李子曾守林林之民取而碑之至今屹官道異日者其將浮江而竪于韓如林乎於是李子解其紳覔紙筆而書之曰敬奉教

送柳尚書根再按湖西詩序

朝廷以湖西民俗嚚甚結黨仇梗王化者無歲無之且一邊岸西海鍊舟師異他道宜選慈詳仁惠有幹才諳於軍務者不問秩崇卑拜觀察兼巡察使以鎮之柳相公以資

憲大夫禮部尚書膺是選余聞之徃唁之曰夫觀察爲職官二品者爲之法也然邇年於西湖由三品徃者車轍相接也相公朝右宿德敷文章以矜式一代今已位躋六卿朝夕入相府宅百揆而乃降爲方伯再履舊躅於五年之後余甚戚焉相公曰否人之情喜崇厭卑何限焉子不見登邱而望者乎頫而視夫樹木之樸地也崖巖之嶙峋也中野周行之人蠉匚然如蟻也非不崇也而仰其上有阜則庳其邱從阜而仰其上有岳則庳其阜今我登乎六卿之阜而仰乎三公之嶽而頫乎方伯之丘彼方伯者廉一方號令列邑屬萬民之命脉其地崇其所俯廣若是而猶

而庫之不之屑則雖登三公而俯六卿亦何饜之有哉是以隨處安分終不以地而易心也况屬者大寇甫退湖左右大小邑索爾爲墟繹蠶之策西架東補尚不掠其罅漏又仍之以人心狙獷龍蛇赤子立分於蠆芥之間可不懼歟於此時苟有利乎國雖降而爲邑宰鄉胥且不辭况方伯之不庫而崇若是乎我無慼乎懷也曾見子文章我所畏也願綴一語以洩我遐征之思余拜而退序而詩之

先達高門彈我冠翰林聲價子瞻班研磨圖籍窮羣玉溥詠篇章壓小山湖外豚魚前度化漢中風月別來閑公堂廉燭吏休後應取古詩終夜刪

題天柱山人鍾英詩軸序

天啓元年季夏霖潦已兩月矣余處西湖僑舍天柱山沙彌卯堅引其師鍾英冐雨來袖抽數軸詩投余曰天柱山與閤下加平新卜山壠隣貧道有沙彌旣得閤下詩數百言願以沙彌爲紹介乘閤下閑乞一辭余曰爾以余處五湖爲閑乎未也余年七十少七歲處世能幾何寒燠不及我無公事日修其業後乎千百歲孰知今之世有余其卒暨流俗同歸泯泯夫是故余之汲汲於斯文猶舉子忙於槐黄宦者忙於趍勢渴馬忙於飲川飢僧忙於飯鐘余之擯於朝適四載初年讀左氏次年讀杜詩著杜評次年誦

杜詩抵今年不替其隙則閱諸子氏又述醻應自遣長篇短韻幷三百數十篇序記辭說碑碣文長言大策四十餘篇小說百許編未遑盤桓臨眺歌酒於暇日誠以此身已老詩書中享至樂餘日無多欲追未及於加平新壠修余業倍之嘗觀爾等絶粒茹松向壁自劬於今生只望他生升天堂免地牢之報耳是爾所未覩於目前又未必有於他日而猶若是今余之孜孜浪勤無乃類是乎無福利於身後而愁腎肝於生前竊自笑也雖然昔有尹潔者詩人也年少無疾每恨詩中無一病字一日患痁甚擁衾寒戰曰自今吾詩中得病字幸矣今余雖得罪清朝長餓於澤

畔乎只愛詩中新得江湖字而已其實未之閒也子去毋
數來余誦詩著書未了方厭客矣仍次軸中兩四韻以謝
師冐雨遠辱之勤
溪霖連月苦江叟莫開懷懸釜魚兜出翻巢燕羽差梟趁
吾獨遊眞境從誰借綺語西僧藝庭柯夕鳥喈
天柱隣新卜雲烟日夕通茅齋魚鳥有荒壠綺紈空羈夢
玄洲月歸帆汶水風楓林秋賞晩華嶽與君同

贈金剛山三藏菴小沙彌慈仲序

古之人周觀博遊耻匏繫一隅故夫子轍環天下一則登
泰山小天下一則欲乘桴浮海一則欲居九夷是則求行

其道不泥於安土也司馬遷生長河山足跡遍梁宋齊魯而又泛江淮過洞庭使巴蜀是以遂其文章也李太白生巴蜀鍾山川之秀又因謫遊吳會楚越之郊杜子美遭難流徙避地於錦里又轉而遊巫峽過蒼梧瀟湘之間此皆因播越增益其詩才也韓退之不謫潮陽柳子厚不遷百粤其文章豈臻其閫奥蘓東坡竄惠州而後文益高邵康節歷覽無際而後道成於洛下今余錐老其志臨九州而肩跟俱跼於彈丸之域已過六十載曾觀中國之北平盧龍去燕京千里之遠而猶爲右輔畿甸之地東國以金剛遠王都五百里猶視之邈焉士之豹隱蘊道者罕有居之

余窮小之故今年扶老而來則人皆笑之曰老人所安者枕席所親者几案唾壺所倚者藜杖而所須者酒肉粥食藥餌猶患其難支今子之進也勤劬於鞍馬輿杖遊山海凌絕險尚可堪乎設不幸或忽攝或不諱將何以周其槖物及之松楸余呀亡然哂曰介之推死於焚陳無已死於凍寒熱雖殊而死則同也伯夷死於薇蕨杜甫死於酒肉飢飽雖殊而死則同也顏回三十而夭張蒼百歲而歿脩短雖殊而死則同也故伯倫之荷鍤隨身比之豪莊之天地棺槨不已奢乎綺里之採芝而食比之秦公子之賜錢而葬不猶愈乎况余儻來之寄徂享於既徃而始蹇終泰

亦不可豫料伊尹已老而耕於有莘太公白首而釣於渭濱今吾之年貌比兩公尚少年也青山綠水苟有繼其饘粥更何覬匸於小人之懷土乎葛念生來不屑産業於計活甚踈遯世无悶雖分內事而餐松辟穀素所未慣古人有就食江南者有無食思樂土必人之情也思以明年挈家累歸瀛陽而但以廟堂三相國善燮陰陽海山諸太守迭施仁政積雪過丈已驗豊熟明年必有秋矣吾舍此而安往余寓表訓寺慈仲與其師堅公住三藏菴兩寺之間謦欬相聞堅公爲仲求贈言仲也幼曷可與言志只重堅請是以貽文與詩仲乎持以示汝師仍以楓嶽大雪詩續之

贈金剛山僧宗遠序

天下之事喜不兼備龍無耳虎無角馬無膽牛無上齒鼲鼠五技不護其身狡兎三窟猶羅於罝故鄭虔三絶謫死台州劉穆之兼視聽卒困於丹徒何者造物多猜甚於世情之多忌故也若我者德不若人智不若人聰明不若人獨於文章不下於古人而馴致爵祿至於二品之列竊嘗憂焉今者無故失官流離轉徙拖病于窮山絶谷始知造物者不欲令天下美事兼備於一夫之身遂息意榮名以雲月水石爲活計仍念文章擧天下所難昔賢罕窺其域而我獨薄有所造曾不難焉今者旣入仙山矣如服餌善

其方爲容成爲羨門亦可挾扶而取則如無骨之鰣上楊之鶴着鮮花於篠簜垂佳實於牧丹可以兩有而兼獲之雖然事不可無資地獨成遇神仙難於學神仙而彼功名末事猶見忌兩兼況神仙加文章一等乎嘗聞玆山多神僧異釋能鮮神通法傳之必於其人吾師居山與是人非師即友求可爲我作蹇脩乎若因之呼風喚雨役龍虎縮山河雖不能驂鸞馭鳳於九霄之上猶勝於柴栅軒裳汨汨風塵中若然則當姑捨我文章日專心於斯他日術成當爲師呵訶百靈聽僕役於左右師其爲我先焉秘之勿浪泄

贈表訓寺僧靈訔序

天下之物必相類也而後相知之鳥與鳥語惟鳥能知之獸與獸語惟獸能知之者皆相類故也鳥語而獸不知獸言而鳥不知鳥獸有聲人亦不知何語也者不相類故也余處金剛山見稚子設機捕鳥獸捕鳥〻皆驚滿山之鳥一不肯俄翼近機必相告戒也捕黃鼬羣鼬絕不來捕黑貂羣貂不再來必相告戒也雖復誘以甘餌皆莫敢跬左足中機牙金剛臺舊有青鶴寓棲長子孫嚮年山中搜捕遣遊軍民攬擾谿洞自此鶴不棲他鶴亦絕無一隻如相告戒焉盖鳥與鳥同鼬與鼬交貂與貂親鶴與鶴和以類

相告戒而人不能知皆非其類故也豈獨鳥獸人與人不相知甚矣今余作詩文贈寺僧寺僧不知如鳥獸之不相知僧誦天竺梵說余亦不知如人之昧鳥獸語余復自負文章矜耀於世々人視之如僧之見我之詩文如我之聽僧之梵說於乎五十餘年不遇知己吾何恨爲其亦已焉哉其亦已焉哉

贈三藏菴上人慈泊序

昔者簡易翁崔立之謂余曰世稱金剛山天下第一佳山殆不然凡爲山或石或土雄深渾厚徃々有奇絕處所以貴其奇也此山只聚奇絕爲全體東西不過數十百里譬

猶爲文章集古人奇語爲小篇眞箇抄集之山也今以余觀之其言雖大其見者小也余嘗遍遊咸平江慶諸道之地其山川脉絡細知之矣我國偏小畫野分州頗迮隘金剛爲山東高城西淮陽而已兩邑之間全聚奇石爲小山其外東西南北百許里皆無奇絶可稱而支脉四散於一國之半朝宗星拱于此焉其北則横截爲鐵嶺綿延於咸關了德而了德之西高山濬壑通三水寧遠直接于妙香其間僧不能刹民不能宅又田曠亡爲險隘之空墟其南則不能百里爲寒谿爲雪嶽爲彌水坡爲天吼山又不能百里爲五臺山大關嶺逶迤至太白鳥嶺俗鄙山而窮於

頭流山雲仍之泒散而之伽倻鷄龍者何限其西則狼麟楊春之境也皆山無麓木全石飛瀑倍廬山奇峰像天台不可勝録直走而爲清平別鶱而為天摩聖居人皆稱小金剛而實未知眞金剛之孽枝其東則大海也所謂元帥叢石羣玉萬景義尚洞趙鏡浦之亭臺三日仙遊永郎花津之湖竝海之秀石明沙皆瓊玖怪狀入海而爲十洲三山在縹緲之中圖錄所記也金剛之下北南西東數千里間雖大而道小而邑皆人之所區分而天之施設霞布繡錯者盡源於金剛彼妙香頭流之勝視金剛特一輿儓而猶各根蟠數十州東國稱其雄豈以金剛天下之甲東西

所據只兩邑而已乎東國山川之名多出於山人釋子或
見其一面半面分而別之殊不知大金剛全體彌亘於一
國之半杜子之詩曰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今以金剛
友其三隅則不幾於齊魯之泰山乎繼自今宜總東西南
北之山皆統於金剛而變山號爲峯名如曰寒溪峯曰雪
嶽峯曰五臺峯曰太白峯曰頭流峯曰清平峯曰天摩峯
曰聖居峯曰妙香峯可也古稱金剛萬二千峯安知此許
多山不盡入於萬二千之中爲高下遠近之峯而今之俗
未知省也比之文章禹貢九州爲一篇洪範九疇爲一篇
南山詩五十或爲一篇醉翁亭二十也爲一篇今若分而

離之夫豈曰文章之奇乎余故曰崔簡易抄集山之論其言雖大其見者小也惜乎渠之文章亦猶是也或曰金剛雖稱東國苐一山而自古不產一人才人才之出多集於頭流之下宜稱頭流為苐一余曰不然百木之花不生於根而生於梢頭流爲金剛之梢無疑也今上人在金剛幾年遠近諸山杖錫無不及而獨昧於此何耶昔有人失其兒四求不得或笑曰兒在爾背上何求而不得今上人處金剛不覺金剛之大體得無異夫負兒而求兒者乎試登毗盧苐一峰俯視之哉玆山脉絡了已不廋於兩目余言之不誣矣

贈長安寺住持玄修序

余苦厭末俗溷淆奮然有長往之志今年秋始扳迹塵囂遵東海而遊及來金剛山有陰陽之患家累自上都直來山寺藥之過六十日始扶而與欲俟明春仍擇深峭而居之直患全家艱食不可以久圖近因居僧聞之金剛山之外直南抵楊口麟蹄狼川間地平衍多大川長林細柤成灌叢地號靑楯甲沙瑟田其外彌漫不知幾日程或毀土鋤草而種之穀卒稈如股穗如甕而自古曠無人蹤惟自金剛峻峯如望高臺石馬峯之頂下視之縹緲之間有麥田濃黃或火耕烟起云又金剛僧採鞋具及山下民採蔘

深入見澗溪水麻骨浮下知有人家不遠而曾無一人到其村見其人者云又聞昔者高城南嶺炭屯地有民遇男女二人於絕境女戴五穀種男負小襁褁小犢行向無蹊之境知其歷絕險有平田可居之地云又其地人買鹽於東海雜諸商賈而入不知所自來云皆非浪泄山之人無僧俗稱焉余觀金剛山東自高城西窮淮陽內外山之際不蒲百里皆全石爲地百草不蕪山西半千里皆石田無一沃野必須人負馬載運穀於東海之濱其間嶺路盤天冬雪埋樹梢蹄踵所不通非絕粒餐霞者不能久余知桃源別區深藏於青楯甲沙瑟田之南而顧無因而至焉良

可鬱悒令師金剛地着人也必知其處而問之而不我告何也無乃獨占仙界忌漁郎之來耶余欲力疾負擴使妾御懷五穀種而入焉

贈表訓寺僧慧日序

僧以空寂慈悲爲道儒以忠孝節義爲尚我國重門閥雖使爾爲俗猶庶人也在鄉爲農扈爲里胥爲郡縣吏已矣設效勤納財升朝爲百執事務在先公國補軍民耳豈忍欺上官暴生靈以自封殖心哉吾雖進由科第才器不足以致澤至於黨惡排善諂近習虐民庶以苟營媮靡牢良有不忍從衆而爲之夫是故汝能逃禪寂服慈悲茹松辟

粒枯槁巖穴或不耐寒飢則持瓢槖乞諸人救軀命而止也我能懷忠植節見危蹬立投金帶却高軺抱疴忍餒與家累攻苦於僧寺其意豈無在即今觀國家多事百姓嗷〻剮肥醋骨左啖右齧如入湯鼎之裹其夫負妻戴而去也填坑仆壑礫犬流屍者相藉雖其存者鵲借鳩巢張換李室舉八道無一安棲而今吾與爾枕山嗽溪弛然閑卧雖無百執事之廪廟堂臺閣之榮俯視人寰有呀然而笑呼爾而咄哉然則爾之空寂慈悲吾之忠孝節義似無愧於今之人古之人也夫

贈表訓寺僧慧默序

天啓二年冬於于子隱居于金剛山之表訓寺巳之僧慧默嘻曰子之春秋有幾曰大易之卦數也曰子之廢幾載曰除五日即六載矣曰緣何到此曰爲賞秋來將餞歲也何病之久曰勞飢之故也何勞且飢曰繇嶺西越阻險並東海北轉入楓嶽或騎或輿或杖而步僮奚治盤飧酸醎節適不稱於老口所以病也何病之稍間而讀書晷繼燭作詩文累簡牘耶曰性所嗜不自疲也默曰子誤矣余觀夫今世擯屏失跡者或一歲或數歲或不歲月皆起廢所以來進之多階也子何獨不循衆媒進至五六載之久而益自遠世爲余觀人甲子重還之後坐則噫起則呀使童

子抑搔於一室猶呻號欠安子何耐疲頓險巇以快一時心目哉毋亦而甦氣力有幾復何勤亡於書籍札翰以浪耗魂精乎於于子怫然色變聲厲而應之曰子誠令人何不以古蘄於我耶子夏不云乎亦生有命富貴在天使富貴求而可致則荀卿韓非年少而南面何苦落栢於下流使死生由勞逸引促則豪華之信陵豈有墳負薪之榮斯豈至於垂白乎况世路艱危劇太行羊腸覆槀折股前後車相襲豈比我山海之遊或駕或御適心怡神於叢桂中哉且也余嘗病古人爲文章皆偏一而不周太史公楊雄能文而不能詩太白子美能詩而不能文故一生勤悴思

欲左右兼而兩臻其閫所著積五十餘卷而文半焉詩半焉嚮在三十年前富筋力善登陟窮蒐內外嶽莫我若也有遊山錄一通行于東方失之兵火及今脚力已軟無復昔日勝賞而永嘉之謝詩永州之柳記卒不可落莫子豈以今日之行官過客費供倈擾攘山林方我哉且也我今年即呂洞賓化仙之歲也雖死於山以青嶂爲棺槨以楓檜爲垣衛香爐峰爲香爐石馬峰為石馬以紅霞白雲青嵐爲朝夕之饗與永郎述郎飛吟於東海之畔吾之死不亦榮乎於是默合手而拜曰貧道生不聞仙間綺語子之言安期不如

贈三藏菴沙彌懷賢序

沙彌懷賢卽金剛山老法師法堅徒弟也法師識道理能文章通儒釋諸書余待之頗恪懇方欲道余平生心上事衒意團辭未發諸簡牘今法師冒丈雪來爲懷賢進一軸牋徵貽一言玆以欲贈於法師者贈懷賢余少負不羈之才自以百尺竿頭蟲螘自下而上難鷹隼自上而下易男兒生世天下事可以俯而取不可仰而攀行古人之制處今世之偏鄉何必折枝於恒人然後達也平生繩身樹志妄以此自高杜門讀書未曾傍人門哀鳴私自慰曰豈無豪傑之士好古知人者推轂引緩我哉前后遇知我僅數

三人出而應之亦察其人何如為向背鮮有保其終始況士論四分五裂各自私其朋比余皆蔑視之只友古而不友今故少年占壯頭如半天之翼下集於百尺之梢而至於登朝取青紫過三十年未免如蛸匚之足半脩竿而躡蹬是非花坐余不喜應俗以古而望於今也頃者謬忝銓衡見人之求仕弗避風雨寒暑填門排闥一臘仕有窠金王之官側肩而至者蒲堂始知人之重仕宦也如此月沒奔波不顧羞惡也亦如此向余之安坐而馴致好爵是眞太公之得尚父子陵之取諫議大夫也洎余偃蹇不從時俯仰終廢踣不起雀羅衙門垂五六載而亦不曾卽當途

求觧者何吁余目閱世世變熟矣不折軸不斃驂不跰足躪要路如向者求仕於余則彼不肯吾聽寧忍飢立枯不忍爲此態也曾聞不得於朝者山林而已几可以嗽雲耕月何處少一山林以余心之素亢其肯棲止於剩水殘山乎余愛金剛山世稱三神山之一中國人願生高麗者端爲此也故冐險扶老而來矣於是山僧曰彼老奚貪而三遊不厭卒病于斯遊人曰彼老奚狂而旣遊而不歸耐苦卒歲于斯故舊相與吊曰彼幾死舍舊好獨於窮山奚老癡耶衆妾相與訾余曰始子病且死顛沛來救則勢然也玆者山中三丈雪無衣無食無藥石無室屋奚使吾儕共飢

乎僧舍耶余乃局匚然笑曰嗚呼蟲螘安知鷹隼之事今
余之爲唯我主人翁知之懷賢乎爾以此與老師密看之
無輕示世人

贈乾鳳寺僧師洽序

天下之事未有不勤而後成勞而後得不勤不勞造物不
祐之爾不見口中之食乎初出於農夫也飼牛也糞田也
耟而耕也種而漑也耘也穫也乾也打也舂也淅也炊也
而後入口焉不見身上之衣乎初出於女工也飼牛也糞
田也耕而種也花而殼也摘而曬也交車也彈弓也摩枝
以成條也繅車以撚絲也絡也織也搗也裁也縫也而後

盖體焉今爾不耕不織而家亡人亡於喫着手一鉢肩一槖東西南北無往而不温飽老死於雲林而壽如龜鶴爾之道孰主張是孰權輿是實天下萬古之神人權倖造化智出周孔籠天下絡古今包圜於姦霸之術其亦濶矣哉巍矣哉余儒者也向者事事於國將父毋我生民故不耕不織衣食須於人固也今也歸其官去其事爲一遊手之逋民暨爾無別指吾腹捫吾舌能無愧穀若絲乎今爾茹松却食人也欲學不食不衣之道雖勤且勞吾不辭也側聞此山中多五葉松飡此者身上生碧毛不帛煖腹中實香精不粒飽脈無羽能飛上楞伽山神通自在至永保神

形之域信斯言余雖老請學焉

贈表訓寺僧學悅序

余惟民之爲僧也樂空亡慕寂滅托跡於幽禪者無幾不過逃賦役便遊食脫家累之憂而已也今觀僧徒之役非一二計本邑籍其名侵其族隨所往各寺部勒其身以充公隷録軍丁應營繕修城池又令羸粮踐而赴邊邑丐家家備米若布以顧之山山刹刹無不然也今爾金剛之僧復爲他山所不爲之役焉名山之冠東方莫茲山若也行官遊士之過茲境者必徵藍輿之卒僧皆魚貫聽所命而輸之自嶺東而來者榆岾僧肩其輿至鴈門而遞過百川

橋歷百盤路如上青天而萬景臺佛頂臺圓通松林無不
周焉自山西來者長安表訓僧肩其輿至鴈門而遞跨萬
瀑登正陽陟天德摩訶衍內圓通無不窮而躡棧飛梯
度不測之壑僧善輿如傳遽之有上中下三等視他塊肉
之肥臞分健弱適其重輕於是乎珠汗遍體喉喘如雷而
不得止焉若是故僧之供此役者不越月踰時而四散而
適他山名之曰仙山道人而其辱曷可言哉今師之住表
訓幾歲月哉未知師亦曾甘心於斯乎然稍可寬懷者有
焉今大夫士之籍名朝版者雖朱其門高其軺廣其田宅
而服役貴近服役銓官駿奔於下風局束若轅下駒汗顏

喘喉之勞有甚於籃輿之卒其與師之暫役於一時而終
身享山林烟霞之樂曷可同年語哉師其安乎哉

贈涅槃山奇奇菴以爾敬允序

天下奇絶之地如介在康逵乎野則市街行旅必聚觀歷
覩烏貴乎勝賞者哉必也窮谷嵌巖路夐境僻人莫能到
而後天閟地慳待其人發之也涅槃爲山濵溟海據關嶺
白頭胡山之脉馳奔融蓄而成重阻疊嶮入黃泉而拔雲
漢嶔〻嶽〻非流俗恒人攸宇故始撗査度壑梯空搏壁
攀蘿捫薜膺腹行達于蘭宮則攢巒競拔垂水深泓綿延
於叢杉倒栝之間殆不可屋壽而計則雖天台山之五溪

不足比也於是乎天故使塵中客無資以遂生則石千朶土數簀五月花七月霜百草五穀不根而不穟加以風飛石雪埋屋居者複室甓〻不見物乃可以卒歲則雖崑崙山之苦寒有草無木不足方也魚鹽稻粱之地隔以嶺萬仞路千盤人行遇雪則中路立死者十八九雪決則殿閣鼇入獸紛人之窟處者絕粒鶴瘦月遷而歲更俱不耐其久地著重遷者必有田有穀背負百里外纔果腹糊口決非他方處土鬪客土以賴之則雖祈連山之飛芻輓粟不足擬也余在京師聞若說不信之洎入茲遘大厲無食粮肉魚阻積雪備嘗萬苦乃今知其難也然而眷〻戀〻不

能去者毗盧峰之塊視寰宇泰山之小天下也正陽寺之坐撫羣峰北辰之環二十八宿也九龍潭之層淵多於龍門之三級也佛頂臺之十二瀑高於廬嶽之飛流也普德窟之懸搆絕壁勝於夔峽之一柱館也百川橋如蜀山之飛仙閣萬瀑洞過武夷山之九曲其餘楡岾之洞十王之洞靈源之菴摩訶衍之菴妙吉祥之菴窈窕清爽可喜可愕使人神凝心釋老死而不厭故昔金同捨身華客投淵新羅王捐國來棲永郎花郎盤遊忘返亦不自知其然况崔致遠盡室依伽倻山海印寺李資玄全家入清平山息菴若此類不鮮故余亦胥非笑於世捿托表訓寺經歲而不

知歸者也余宿藁此文以自遣會僧有求言書以贈之

贈袁訓寺僧淨淳序

夫迎意中欲人與人猶難況於天於神乎延齡促世非達者所關心而況於一陞一沉乎始余之東作謬計以通高杆近楓嶽便遊賞擬就三邑擇善地安搦今秋於山姑以三之日四之日止耳殊不知山靈欲挽余故令病逾歲時盡室棲山寺暨夫秋盡冬深赤葉脫而瘦骨出雪之積山加山屋加屋土著八十老平生未曾目於是乎調林巒調谿洞紀風雲雨雪著述詩與文弁成一秩楓嶽之千奇萬異畢朝於觚墨然後迎意中欲答山靈所希冀焉雖然人

之一病亦莫非有天使之山靈亦烏得自由昔在余年二十餘拜門長鄭愼鄭善天筭能言人壽夭禍福無不驗以七政筭甲子曰爾年六十三辛酉之歲有冲紫金之患難乎遑矣萬幸一免壽可至七十九余歸而記諸册子去歲壬戌果遘厲于山中三死三生復見天地日月平生之病莫酷於此盖鄭之天筭不甚精雖差一歲指壬戌以辛酉言不可謂不中則又安知七十九之壽獨不退於八十餘乎以此推之余之死生壽夭俱繫於天况此一陞一沉我何慽□焉惟將移裝傳黌窮歲月於三百八十九菴子周而復始以終吾生庶報山靈之厚望焉已矣師之居表訓

與余對留而住今往山東求一言以贐序迄而詩之

戲贈涅槃山人慧仁序

三年春余寓表訓寺僧慧仁嘗與余有松彔之舊爲余近住奇奇菴一日仁來謁余謂之曰余客于斯久矣今春過半矣欲有所往矣雪深如此矣將奈之何仁白人之一來一往莫不有宿緣存焉緣盡則自有所往今公何怍爲且緣之來亦有宿債前生有負債者必責償於今生蒲其數而後已曰爾言果信則吾必有宿債於玆所以淹滯從秋徂歲迄于今也曰何哉曰余之寓此也此地之人皆余素昧於平生者劉鄕老天祿惠西瓜我雉我鹿我穀我食我

僧圓應葡萄我米我菜我僧義能僧妙庵僧宗遠醬我菹
我僧性珠酒我豉我石芝我僧法堅餠我糧我海菜我山
蔬我詩我札簡我圓通僧熙郁菁我薇蕨我楡岾僧泰敬
粻我石榴我黃橘我屛風菜我至於杆城生員李之屛鄉
人咸廉於士豪寺之天賜梨也箭魚也活鰒也巨口魚也
斷髮嶺村民獻伊彥方龍伊之山羊也山獐也山猪也八
梢魚也銀魚也魴魚也皆我負債於前生而取償於今生
者耶且向者三十年太倉之粟三百六十餘邑之珍羞京
師親舊歲時月日之賙給有何債見負於彼而喣濡於向
時斷絶於今日耶抑未知昔之負者今已償盡耶我之受

世人之賜於今生者將以何物盡酬於後生耶將學今世之人多受債而不少償乎且我爵浦朝人玉堂金馬蘭坡鳳池薇垣栢府六部百司大小州府郡縣吏高下青紫皆出於我手無慮千百官而旣受之後邁匸若不相涉盡背馳而之他未知我前生受若人之債幾許欲俟後生而償之否乎而又有餘債我未畢償於今將有待於來月來日乎後生之天地乎且我今生壯元龍榜歷三司臺侍封勛陞秩至金玉之班有何與債於前生之何許人而受償於今世抑已償耶未盡償匸之於明年明日乎且如孟子莊子左丘明司馬遷韓退之柳子厚杜子美於前之生食我

之債幾許而以文字追徵於今之生者倍蓰而十百之耶若夫三角山天摩山聖居山九月山頭流山七寶山妙香山寒磎山雪嶽山五臺山及此皆骨之山東湏南瀛西瀚北渤之遐觀奇賞有何負債於我前生而使我竹杖之芒屩之藍輿之陟之降之手足並行之帆檣舟楫桴筏之售我詩若文幾千百首耶且我今生飽山水遊行之樂欲於後生爲玉京飛仙乘嶺上白雲御海上清風騎山間青鶴得乎否乎吾欲令爾以此祈之於爾如來祈之於爾觀音祈之於爾曇無竭爾能爲我酌清溪之水爇香峯之薰精紫芝之糜以禱之乎仁合掌起拜曰善哉綺語也令公天

眼瞭然洞觀三生貧道無以贅一語遂袖斯文而去天啓
三年癸亥仲春於于散老戲草

留別天德菴法師法堅序

法師湖南產也十四通經涉史曁子家文義洞然凡州邑
試戰藝克有捷數奇棄其業入山爲緇髡又博記禪教訣
錄爲空門大師四方學者無問儒釋從之如輸委亦旣徧
遊青丘名嶽選最勝宅枳怛山雲移輸轉于諸菴已有年
紀天啓中余不遇於世卷家小入此山八經月會京師有
變名官將不安山林挈匸西徙法師携松花饎薑椒餌酌
山葡湯如流俗把酒叙別且求別辭余摻手問曰昔晏子

不死內難子路結纓死之伯夷餓死首陽太公鷹揚牧野商受暴主也而其亡也聖人去國昌邑燕山之廢死節焉人荀息之死奚齊豹自圭之玷荀彧之死漢室或譏其太晩 建文之禪 魯山之出宗社如舊而一縣盡死六臣不屈死生去就君子之大節我何以處之且欲以我平生所著述續梅月堂集何如法師曰從違之分各有義理義理之歸俯仰懸焉人生浮世即須臾焉耳況白首乎夫子宰相也焉得自由蓋有命存焉去歲之病幸而不亡天也幸亮之義理之與比且子文章太富如欲壽后恐公私之財力不裕自今精抄以約之余曰嗚呼噫亡我知之矣吾

今老矣於世何如哉當與子徧栖恒諸菴以終吾餘年遂舉山蒲湯相屬以爲暫別

遊寶蓋山贈靈隱寺彥機雪桂兩僧序

彥機雲桂兩詩僧也萬曆三十四年余與機相遇於香山普賢寺時機從松雲大師受學者也萬曆四十六年桂客我松泉精舍得我詩者也天啓三年夏余入寶蓋山靈隱庵見兩僧兩僧驚問我自何來余曰去年秋九月余入金剛山計終老也越七月家累自京師來山寺救危病也越明年四月辭金剛西行因艱食也行到豐田送家累還京省入口也路入茲山鮮裝休僧舍穀稍[illegible][illegible]關之行路舊

君廢余聞之不甚驚者已見於事之先也又聞　新王立華亂政敷仁惠民庶驩如也聞之不驚賀者飢者易爲食猶以齊王也兩僧疑而詰之曰吾儕山人也自古過歲金剛雖寒士猶難況宰相乎旣曰離山則復何爲於此山當今　新聖御國求官者如歸市又何爲徘徊中路曰余老妄人也向之入山非輕世也樂山也今之去山非爲官也乏食也留此山者非愛山也穀賤也物久則神人老則耗避禍先六載神也見利不疾趨耗也前年處仙山高也今年投野山俗也泥而不滓潔也有食從之陋也吾何處之哉其惟才不才賢不賢智與愚貴與賤之間乎

贈道峰山妙峰菴僧性天序

天啓元年春殿樹震夏宮門震三年秋於于子入枳怛山冬大雪三年春三月大星落西兵門于莊義門于敦化門王及世子執　新王立山中饑四月七日於于子離表訓寺到豐田送釁姬潭姬江姬歸歷三釜落孤石臺入靈珠山文殊菴靈隱菴兜率庵圓寂寺朮人瀑過逍遥山二十有三日歸洪福山拜先墓松泉聽籟菴瘊上道峰山妙峰菴五月一日京人來　王命削黜我子淪罷不叙四日下山端午日祭墓詰朝絜三姬及男僮女奴大歸頭流山隱居焉

記

行窩記

余觀龜螺蠔蝸之行皆負其室出而運處而藏有巢氏慕之巢放木後世以爲智而殊不知天有營室星已在有巢氏之前也今崔上舍繼勲作窩一間楹桴極梲椽戶盖葺無不具處焉撤爲室出焉舉而易地近則八人全而運遠則三馬毀而馱其制極簡而輕大抵江山無窮而居室不足苟非吾家雖岳樓滕閣信美而不能安雖假而安久而厭亦人情也上舍選江山之勝而居之居而厭則運而之他燥濕寒暑皆放斯雖非吾地地主不之禁夫營室不能

移次有巢不能移木龜螺蠔蝸不免蟄於冬而上舍無地無時皆可安而物不能人不能天不能而能之其亦上智也哉名曰行窩使余記

水鏡堂記

日余携客舟漢江泊濟川亭下秋濤洞澈景色澄鮮詠秋風之辭歌河廣之章酒闌興酣不覺惝然如夢見江之下兩崖皆倒懸諸山皆冠麓履峯遠近樹木皆卓根垂梢村人若馬牛皆足仰頭檐而脊行飛鳥皆腹背相反星河動揺月影深深皆在顧視間而江之陰似有亭榭礎砌向上尾縫向下扁題左書壁上書畫亦左面仆碧窓丹檻皆下

縹無地而繁華綺麗之觀盡囿於清泠之世界矣少焉微風來長吹興向之森羅眼底者漫漶而有亡焉余亦驚覺神清舉目而四顧但見水光接天十里一色江山定位雲物得所有一亭子在濟川之上其額曰水鏡堂余廼驚亡然疑不知向之所覩夢耶真耶問之舟人則曰今吏部右侍郎李大爗之亭也

寒碧堂記

寒者何竹也碧者何沙也堂之名寒碧何以其地有竹沙也竹沙之稱寒碧何取杜子竹寒沙碧浣花溪者詩也孰居之鄭措大時也措大京師人其大君詩名高一世嘗隱

於會稽山不售自號會稽山人措大自幼稚富氣槩値時
之難亦隱於錦城山山有萬竿寒竹一帶碧沙可挹於一
堂堂之名於是乎得之矣夫寒者非一有風也月也水也
石也千百其名而必曰竹碧者非一有天也雲也山也海
也千百其名而必曰沙者何措大與杜子出處相近居同
於避寓而地同於錦城而堂同於浣花之草堂而詩同於
旅遊之遺懷宜夫取興之似之也然而措大有搗玉揚珠
千百斛是士之不寒者而猶愛其寒有粉黛緋紫數十行
是其色不止於碧而猶爱其碧是措大有杜子之所有而
又有杜子之所未有也吁人徒知寒者寒碧者碧而不知

寒碧二字之出於詩不足以識其趣也人徒知詩之趣在竹沙二物而不知其趣之不於氣不於色不足以識其趣之所自來也其趣之來不竹不沙不詩而其不自吾方寸間乎於是君子歌之曰亭〻萬竹氣侵書帙綿〻平沙色連溪月孰營是堂〻以詩名世隱於詩允繼家聲錦城嵯嵯錦水滚滚寒耶碧耶主人之襟有聽其歌而愛其名者不入其堂不見其物而文以記之記之者何人高興柳夢寅也

無盡亭記

大凡有始而無不卒造物者之意也天下萬物畢竟同歸

於盡而欲斬其無盡者違天理也今松巖公搆三楹小亭於垂老之年以無盡扁之其意何居萬物之中莫久者海岳而東海桑泰山礪曾不能以一瞬而蘇軾一拘儒也乃敢貪天之物以江上山間之淸風明月爲無盡藏不亦異哉彼蓬〻然起於北海蓬〻然入於南海其入也非風之盡乎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其沒也非月之盡乎噫海也而盡岳也而盡風也而盡月也而盡矧乎世之人其知者有限而不知者無限其得者有窮而不得者無窮其生者有涯而其死者無涯如是而求無盡於有盡之域是造物者之賊也雖然乾坤剝復之理化〻而生〻

未嘗斯須間斷宜君子之體之以自強不息不息於天理爲不違然則孰爲近其楚苦縣人之言乎其言曰知足之足常足今日到斯亭得江山風月之趣無盡宜主人之名之也

白雲庄記 李克蕃書 齋在豐德

吾友盛甫仁歸農白雲山下因祖先別業而家之仍以爲歲修所名之曰白雲庄授余簡使記之余曰善哉盛甫仁之名庄者雲者爲雨澤物以成歲使斯民穀則雨者雲之子而穀者雲之孫也彼靄然皜然不粉而白不柴而爨吾不知其隆施是者何物亦何與於民而卒之雨公及私暵

者濡而焦者沃以成京坻之時者無他焉雲生雨〻生穀
穀而生斯民猶祖先而業子孫以遂其生也然則盛甫〻
之名庄於農也欲反其本也雖然盛甫〻學者也夫學者
亦猶是泉巖澗谿响嘘之氣觸石出膚寸成須臾而上下
四方猶學者下學上達以施之遐邇民物其澤博矣然而
人之即山尋雲攬之而無物追之而無見及其出山而望
之然後皆知其爲雲猶學者處山而人不知施於世而世
知其學也豈學世之逐〻者翻手覆手變白衣爲蒼狗以
蔽日月之光景乎哉然則盛甫〻之名庄於學也必施而
及物豈終於處山而已乎至若世之間人不務實徒以無

心出畄爲玩或配之月露以資諷詠非盛甫亡述祖勉學之意而非此亦無以發性情故盛甫已先而屬之人調弄白雲以怡悅雲亦困矣哉

二難軒記 為韓孝仲作押韻

三十八年春朴子爲韓子構草堂三間四楹旣成朴子使韓子求名於柳子柳子請名之以二難韓子曰我知之矣州號爲公而幽居私其雲物是二難也城名爲儒而武人擅其風月是二難也柳子曰武昌名邑不是都無文術不夜稱城未必長爲白日况今名實兩全有何難旃韓子曰嘉遯之村非巢由則莫可今官子者舍之鰲頭之山非僊

佺則莫干令火食者安焉二者之難不其然乎柳子曰成都非物外而君平下簾岳陽亦人世而洞賓飛吟况地有得人而彰人無因地而揚吾於二者未見其難也韓子曰吾之所難子之所易子之所難可得聞命乎柳子曰今夫是軒朴子創之韓子存之朴子讓之韓子分之湖山雲月之勝孰全而保之軒雖勝不有主而主之病其虛而莫守不有賓而賓之病其寂而莫討聲以曲投影以形從物以類合人以情同雷風相搏動足則揮臂陰陽脅應燥火而濕水不有朴子之徼客焉有韓子之擇主如魚泳淵如鳥歸藪如淄合澠而易牙難嘗如石投水而沒人莫取其業

雖殊其趣不二然則觀所爲主服傳訓在此婚媾無尤體易義以是古人之以賢主嘉賓爲二難者是天下難莫難而反掌于今日吾所以請名於斯軒者也軒旣名而柳子請賦詩以娛賓主於朴子賦兎罝取公侯干城也於韓子賦鹿鳴取德音孔昭也於二子賦衡門取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也又賦蘀兮取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也韓子拜手曰不敢當不敢當於是乎二子之賢也嘉也君子難之

用拙軒記

愚觀天下之事巧莫巧於拙而拙莫拙於巧有巧於此其巧足以雕棘猴財鷇風累丸竿上注油錢孔能使木馬涉

險而偶人瞬目則可謂巧乎曰吾必謂之拙也有拙於此居鵲巢甘𣫍食支離鼓筴瘯庬折刀以至狂屈之忘意無爲之不知斯可謂拙乎曰吾必謂之巧也奚以知其然也請言其巧今夫造物者刻畫衆象雕鏤庶品埒而爲泰山細而爲秋毫人有面目而萬殊其狀物有胎卵而各異其相皆出於自然莫測其爲然人之用巧者欲髣髴萬一而不得於是明有所闇長有所短雖有鉅智萬人謀之則不免爲愚故曰拙莫拙於巧也請言其拙今夫依社之檮遠梓匠之斲曳尾之龜辭宗祧之祀中溝之斷乏青黃之綵一枝之安謝樊籠之羈天下之大能莫過於百不能而羞

闕哽診樸素癡騃爲明哲保身之第一策故不可以不能守閭而謂騊駼爲無技不能鑽隙而謂梁欐爲非器無用之用不材之材廼所以爲大用大材愚故曰巧莫巧於拙也今申公叔正氏早世登科平步青雲公私所料理皆人所不逮世之用其巧者未或侈玆而名其軒猶以用拙者何耶言如湧泉而訥於時論足能軼風而蹇於勢途秩已乘軺而走猶循墻祿可潤屋而家則立壁撝謙自守愈久而愈篤世之巧進者率多中道困躓鮮能保其始終而敭歷淸華老爵公卿未嘗一跌高衢此無非用拙之德有以致之而拙中之巧雖般倕偃師亦未能過之然則由之愚

參之魯濂溪之賦老子之經用此道也而杜子所謂用拙存吾道者其知道者也乎叔正氏求記於愚殆十年嘗以拙文辭令聞有萬里行復索以贐行愚亦稍有所激寓言于斯軒呼愚亦拙莫拙者唯其拙是以能知拙

釣隱亭記

前六七載釣隱翁走書京師屬余曰我有亭在淸安地邀名公佳言交映樑楣顧丐公記若詩以輝之仍封一小紙盈尺者于牘中畫山嶽泉池花樹諸公詩韻備悉余乃傳之壁賞玩者有年顧記所以記其實詩所以諷其物余倥傯簿領中未嘗跡淸安目玆亭若之何賦之矣異日縱遊

湖西一寓觀景象然後方可厥後翁簡請之面諭之猶不承教則簡與面俱輟者久矣余一目即諸壁心語放口曰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剡茲亭有畫圖瞭然指點者乎遂凝眸壁上游神手尺紙中則譬茲亭也瀕映流巖扳御風臺轉牛沉潭略驚手潭汰潘灘渡亂釣魚灘濯損花潭歷漁家村湖竹汀柁長浦傍江津摩龜山踰沙峙度飛鴻山穿三巴峽戛上黨城瞻父母城掠雞龍山迤從大川隮鷲嶺敫吹笛臺宿葛川寺旋入于亭閣其庭實花則有雪中返魂也日邊倚雲也漁郎逐水也貴妃飲淚也陶籬鼓金也杜鵑啼血也滿院之香架也當堦之紅翻也華山仙井

之發也沉香傾國之懽也蜀鴻之所舍子也漢娥之所發哀也樹則有金井之葉有宋山之械有相府之翠有隋隄之綠有徂徠之貞姿有淇園之團欒有檀孔壇而宗圖有過杜夆而穰多於是乎千峯襟合一川脉分危墻挹翠藹欄憑虛若將與釣隱翁戴葛巾携藜杖持一竿一緡徜徉乎潺湲窈窕之墟而爭隈讓畔放溪叟江鷗若然則他日出京洛即淸安拜翁于斯亭目力有限脚氣易軟必不如今日之臥遊也六七載虛負於壁上者可一朝塞之而庶幾小答翁簡請面喻之懇遂書以爲記

吾蜀神仙無而有有而無其居也縹緲其趣也冥昧於山則非雲梯鐵鎖可攀於水則非風檣雨楫可接矧乎弓旌以招玉帛以聘哉異哉昇平之講武亭者之何名喚仙哉昔者安期生遊東海而只留阜鄉之舄丁令威歸遼城而只題華表之詩黃鶴仙人留連吳江之酒家純陽真人三入洞庭之岳陽而未聞有號召而將迎之者倘有人知其真仙而挽之必冷然飄然而逝唯恐蹤跡之或露今者吾同年柳勵仲氏下車昇平不踰歲爭遺址而新之仍舊扁而名之盖以是府介於山海之間素著佳麗之稱彼東溟方丈之羣仙經過遊息於斯混流俗而人不識者何限吾

知勵仲氏必聞神仙之好樓居營是宇以館候之乎第未知勵仲氏之喚之以何道乎其以雲羅書字乎以瓊華贈禮乎令白鶴傳信乎命青龍奉馭乎氷梨火棗霞觴桂醑以享之乎亦未知仙人爲何許人耶惟其主能致其客苟致其客主亦仙而已矣昔余賦遠遊于瀛洲避官府入青溪棲于臨鏡堂當時無是亭矣他日角巾南歸重過于玆勵仲氏亏其喚我無吾亦混流俗而人不識者

江月軒記 崔有海軒

首陽崔子家江上號其軒江月請隣叟柳夢寅記之曰昔先君子嘗夢得一句詩曰江月伴山南覺而不能診居亡

何不幸早世今不肖子舍于江北山南適構一小軒早夜
所伴捨此江則月耳請以此志吾軒夢寅曰悲夫子之先
君子翩翩獨世脫然有遺世之趣諷一句可得世號騷人
墨客誰非把玩江月而至接於夢形諸話言非心誠好之
不克其胸中洒落何如也惜乎弱冠下世也今吾子追想
先君子之風敞月軒於江之上甚矣之軒也與之夢也相
符雖然子之先君子處士也游心物表入楓岳凌東溟並
西瀛風乎石潭自娛於水月固也今吾子早陟青雲爲清
流屬望方將舒翅揚英華轂於不離與夫先君子判其塗
也而獨也耽清冷挹光景樂而忘歸者何盖其意豈外物

之求也哉坐卧臨眺𥈐咏非但傳神於乃所生爲終身示
慕之孝耳將外當時榮名學先君子之處耶似有深意聞
乎其中而叩之而不我應何也思之而不得請問旅江月

山雨亭記 金仁龍亭

余嘗錯見古畫圖畫山雨〻勢東樹枝西疑其雨與風相
背竊怪之曁後坐南山弊廬日見雨過前山雨脚白山色
暗白者層〻如波頭而東則暗者亦層〻如田畝之西於
是乎白向東暗向西及風亦然明矣拙者昧〻也謂暗者
爲雨失其白失其東西而古畫之譜審矣始覺虎頭龍眠
得物之懷情甚精也今者余姻黨金公子雲氏卜新亭于

忠原之江上號山雨子雲賢太守也宦滿而歸將於是亭
乎棲止而雨非恒物曷爲名其亭哉其或往或來不欲於
是乎常乎其觀時雨之行而復有意于斯民乎其來斯亭
或因山雨之適至即事而寓目起興乎今夫爲士者莫重
於自處身心先分黑白而位定東西謂之知山雨可也順
於理不逆於道如雨脚樹枝與風同歸謂之辨山雨可也
迹遠利祿而心深山水捨彼取此如得善譜而明向背謂
之體山雨可也知勳名富貴之過目前猶飄風驟雨之過
前山從他晴雨存亡於亭中謂之玩山雨可也曰雨曰暘
貴若於三農而不失諸恒以理其民謂之推治於山雨可

也有時而來有時而止有時而舒有時而卷任天風而從之效行藏於山雨可也然則山一屏也雨一畫也白者正也暗者邪也區而別之者在心目也而況向也愆暘酷矣太山燒金石爛民生之嗷〻烈火澤若焦焉予雲能巽而沃之霈湯山濡閭慶油然勃然而吾民蘇矣今若長徃不返也膏於一亭則其於吾民何如耶雖然知時之不可有爲脫洒於風塵之表是眞士之志也則吾於而去就何間

余不才無虎頭龍眠之筆而別白黑記山雨不自量也

香翠窩記 洪聖民 押韻

人之構宅不在寬迫山林非僻寒暑宜適平仲處市耳喧

心寂子與聞道歌聲金石美哉吾友拙翁處靜安窮囂囂城塵中也觀其京都東偏樂善之坊二間蕭然寓于道傍白首宰相不喜縝敞于斯偃仰是資日養窩扁何以曰香曰翠頗似靡麗名必副實請問何義斯窩也園林數畝樹木蒙茂百花成伍互鬭緋素春夏雨露次第布護其香滿宇赤幹栢葉三株狎獵辭根岌叢移植階級數叢綠篁環玗成行蒼鬣交光傲視氷霜其翠映床於是主人辭謝榮蟬蛻公卿角巾褐衫淸樽大酰攤書棐几得醉詩成孤負休明寒暑之宜各極閒情因玆覽物自返于身則溪[illegible]無言有馨自鬪時來奈郁時去泥塵榮豈我爲枯亦我因

香在我者將新嚴威閉寒獨立不將蘭蕙無芳蕭艾俱消曉節貞操凜氣凌霄翠在我者後凋然則肹蠁斯香如德聞遠蔚蓊斯翠如節偃仰榮光可賞斯窩之上太和不遷茲窩之前山林何羨城市則多静哉茲窩不樂如何余亦大隱中氣味相類雖無斯香斯翠而所樂者在推此得彼率爾而記

繫駒亭記

萬曆之終年余僦居西湖上會崔尚書瓘謝病在鄉舍余往過焉見座上有一片紙即李郎中植所著繫駒亭記也余素聞郎中鳴文薀又與亭之主金堤李使君安民有舊

默識亭之賓主皆可人也未幾尚書以使君聲寄其記来使余續之吁西湖去金堤數百千里余未曾跡斯郡目斯亭雖欲一繼焉使君客今年駒又縶使君無緣爲余縶使君朝京師不過余亡又無緣縶使君駒也但展其記默撿之知亭之有池矣有嶼矣有芙蕖矣有竹百餘竿矣有記後詩若干矣森然若坐余於亭上而閱其勝矣欲以此縶客之駒可乎非嘉賓所樂也向年使君通判黄州余朝天過其州使君畱余駒數日欲以此追賦縶駒可乎非他客所與也古人事賓多歌詩以道其意載諸左氏傳皆可據今其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又曰

生蒭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皆爲賢者之去而欲留之也賓之如玉者捨我而去主人歌此詩以挽之則其愛客敬賢盡其歡可想投轄亂也鎖閤慢也摻袪簡也烹羊宰牛瀆也奴白飯馬青蒭俗也若使君以池嶼花竹娛其賓而不足又縶維以三百篇遺事以永時日古人之時義也余既愛郎中之記重尚書之請感黃州之縶又多揭詩名亭之旨可無一言係左氏之書乎但愧余無金玉之音也

放于集卷之四